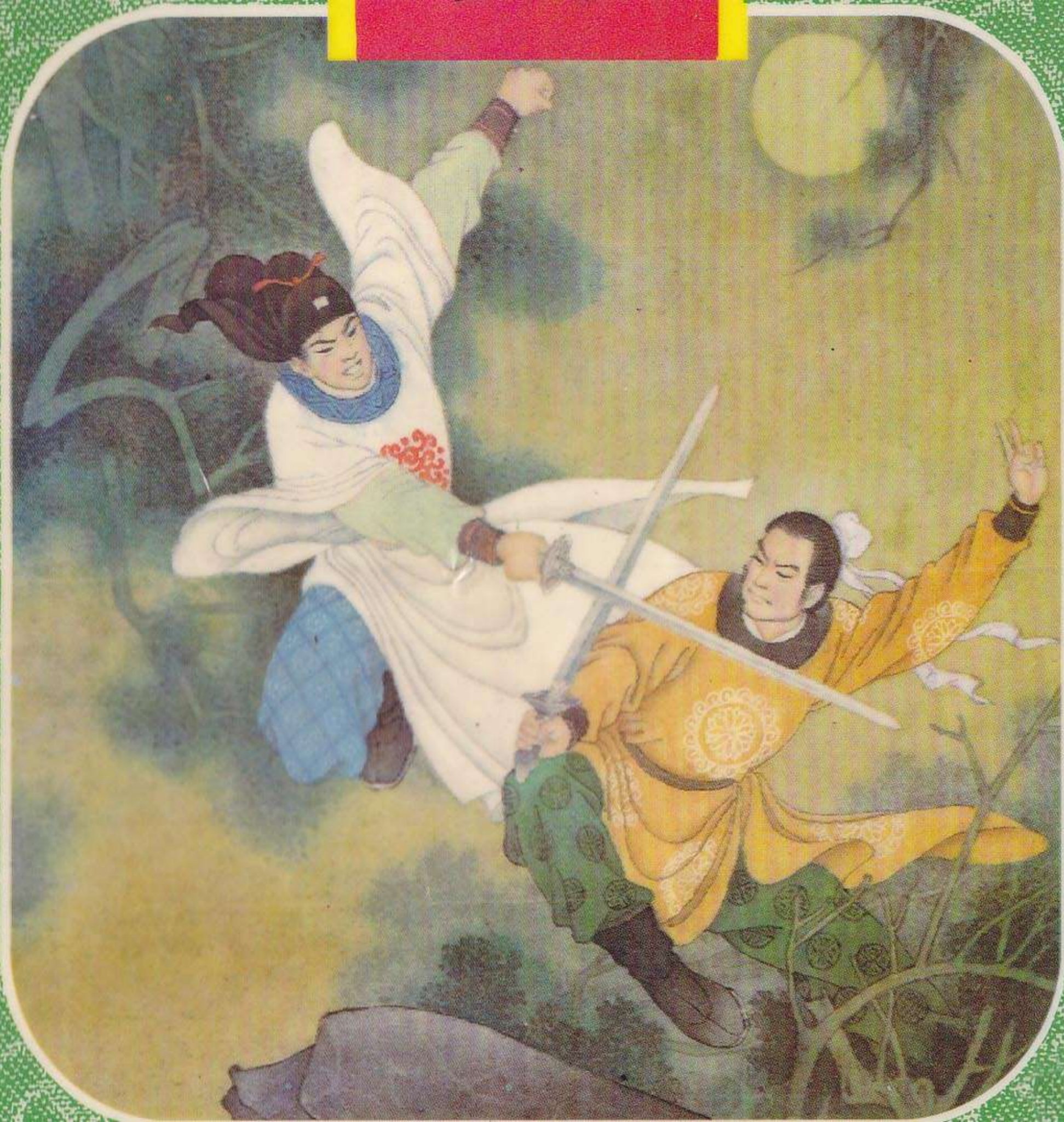


三侠五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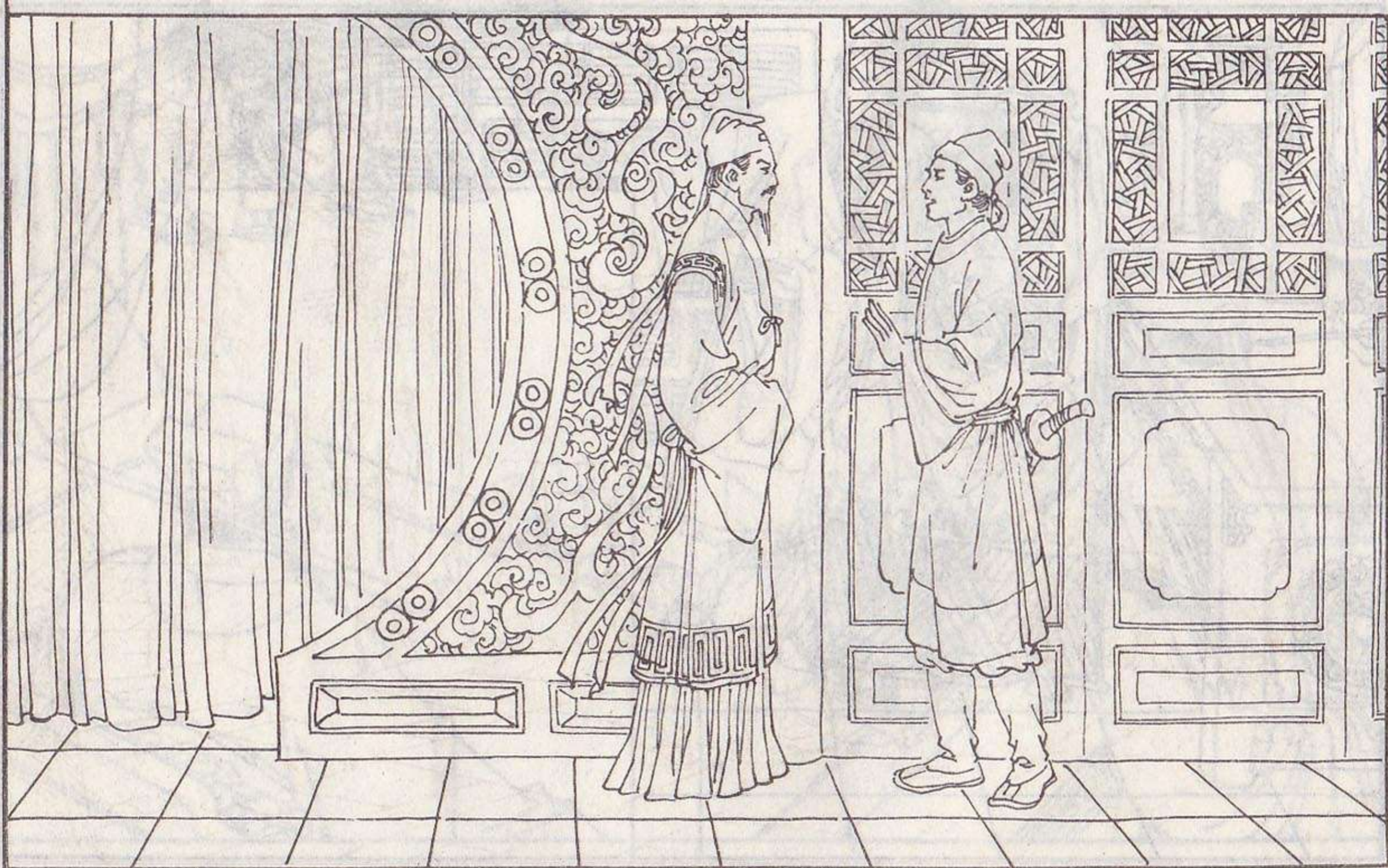


献给夏天天下大雨
天星制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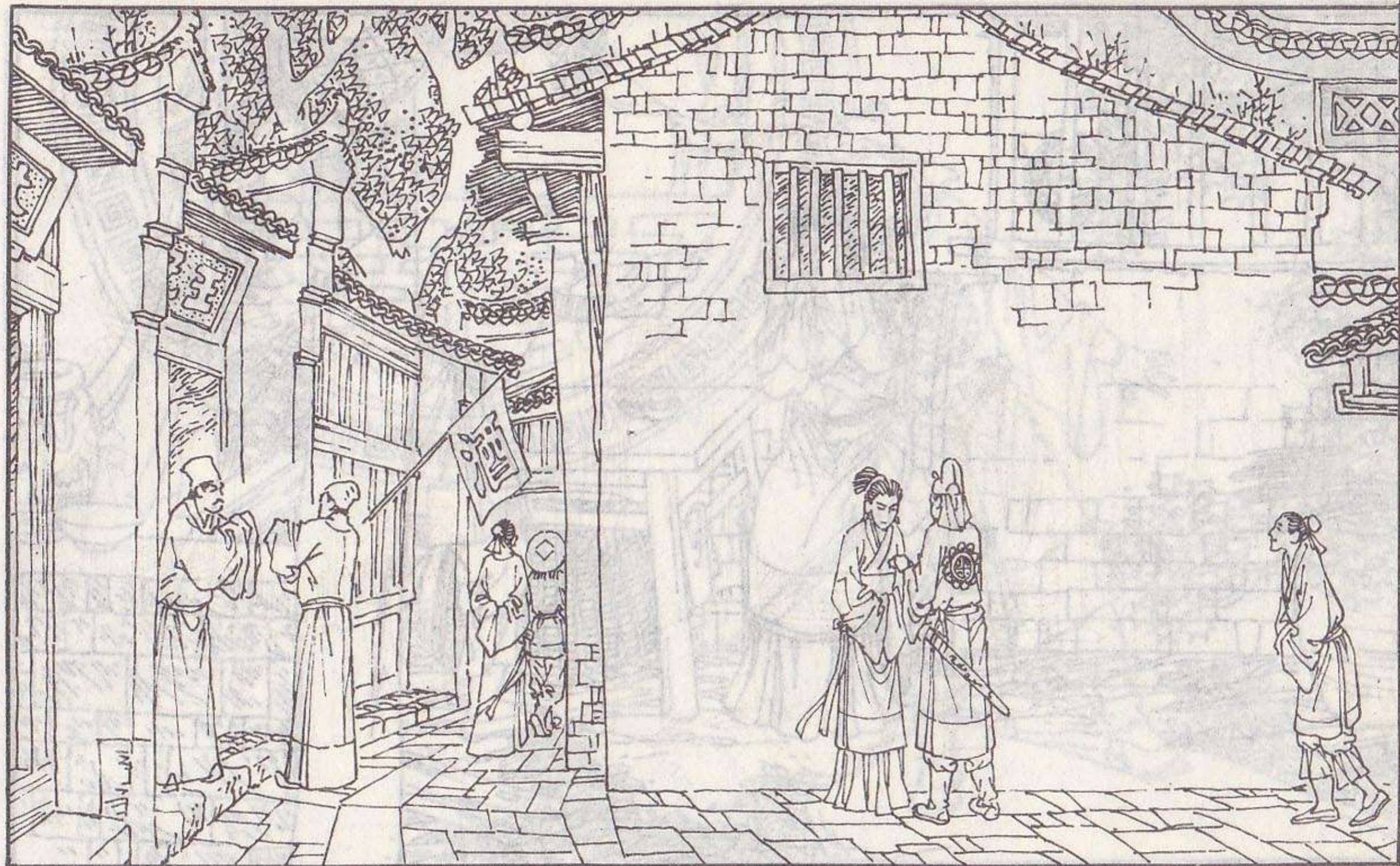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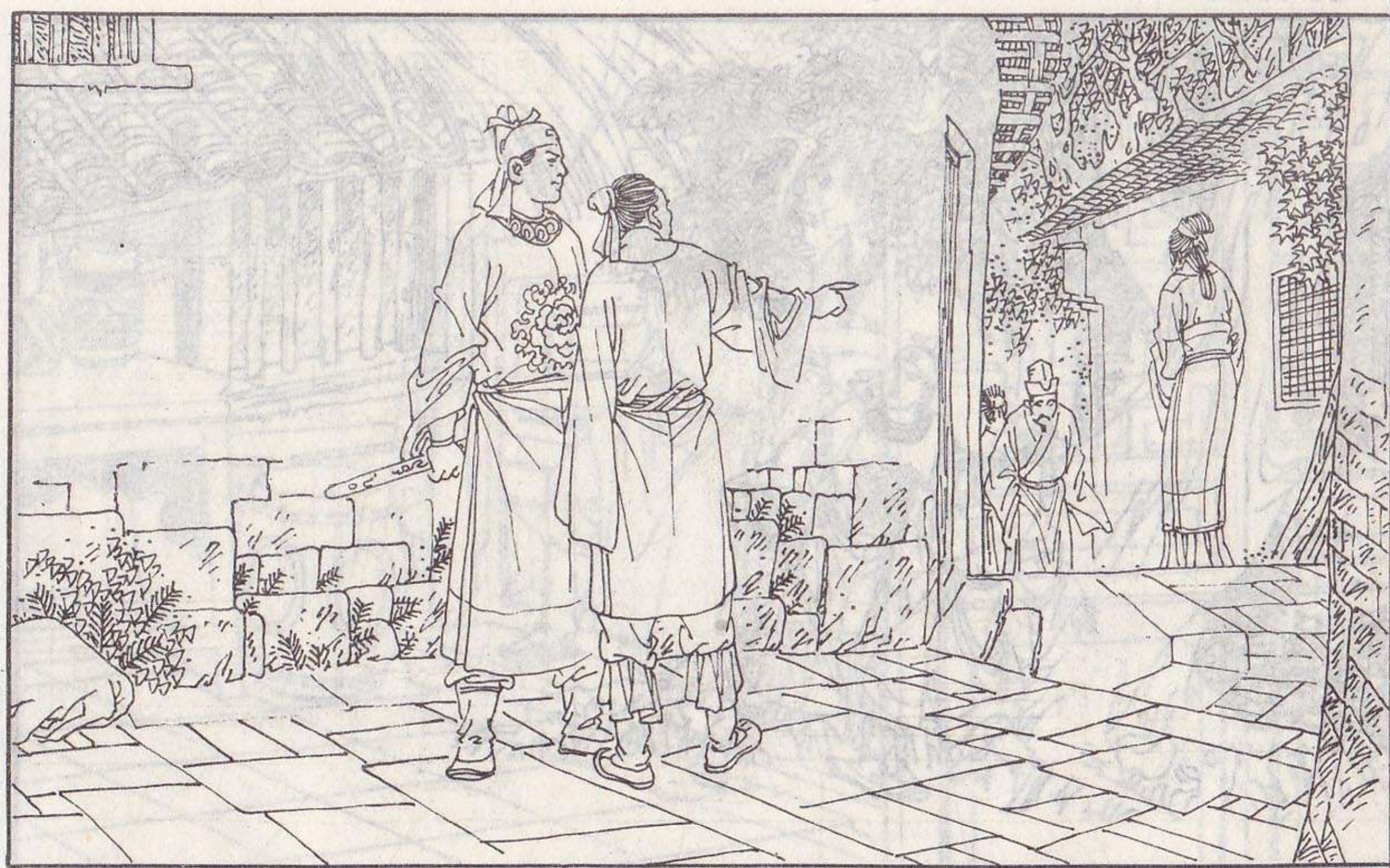
167. 公孙先生摸脉，只觉六脉平和，并无病症，再听呼吸也平顺，便安慰夫人一番，又代包公呈递了告病折子。皇上、太后急派御医来诊脉，也断不出病症。急得开封府上下人人坐立不安。



168. 包兴想起包公当年被罢官路过大相国寺,也得过相同的病。可现在偏偏了然和尚又云游去了。正悲愁时,派去请展昭的差役也回来了,说是南侠不在家。



169. 原来南侠浪迹江湖，一路行侠仗义。这天听说包公当了丞相，很是高兴，便想去开封府探望。路经榆林镇时，见一个妇人行乞，原来是因丈夫婆母患病，生活无着，展昭便摸出半锭银子与她。



170. 那妇人见银子太多，便不敢接，旁边有个叫季娄儿的浪子诡笑道：“上次有人给这娘们银子，被她丈夫说成是有意调戏，讹诈了一百两遮羞银去。客官这次给她银子，恐怕又要中圈套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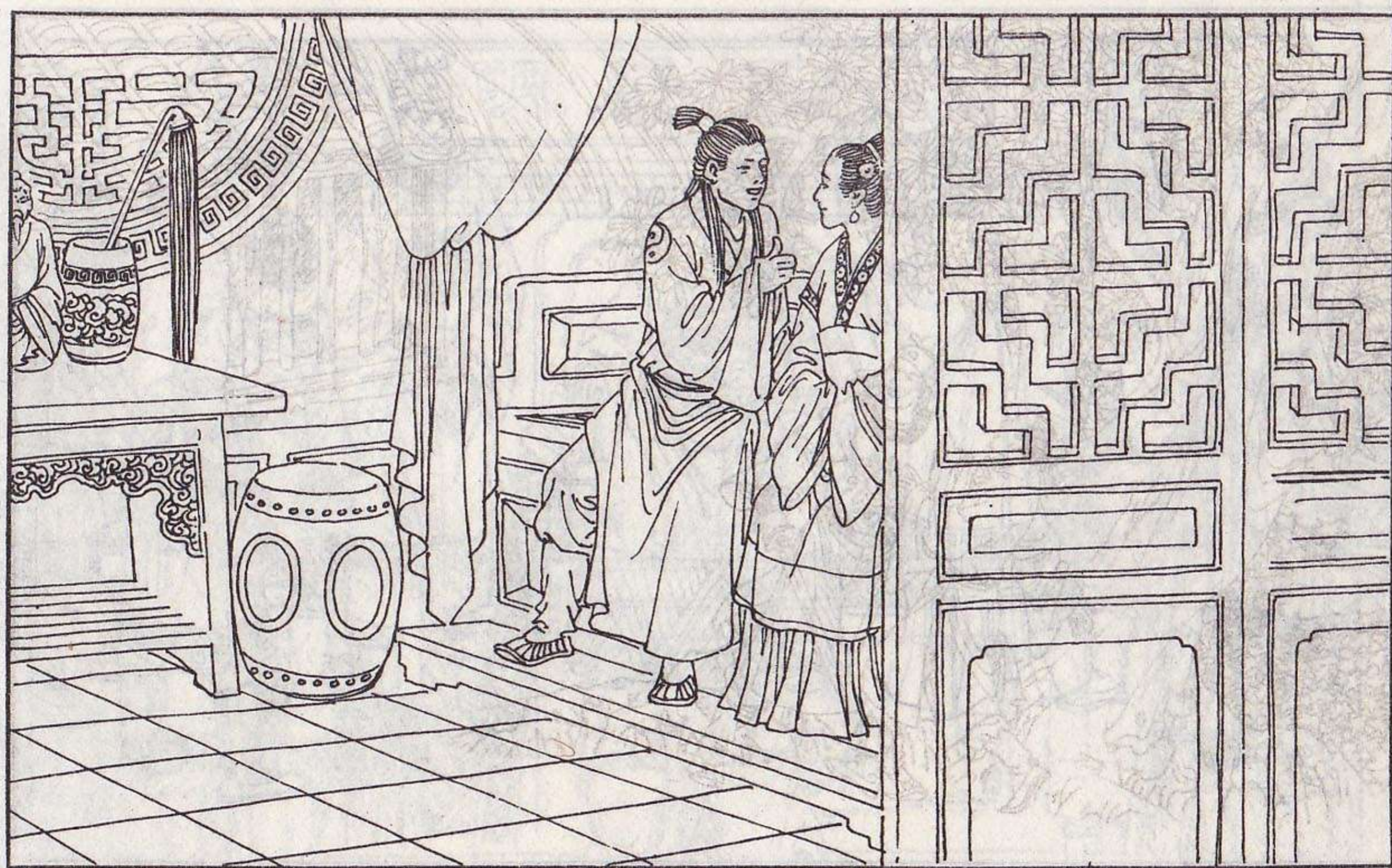
171. 展昭心想，世上竟有这等事，我何不到这妇人家居的三宝村走走。入夜，展昭隐身妇人窗下，果听得婆婆在埋怨媳妇银子来路不明，那男人则要赶妻子回娘家。那妇人也不申辩，只是呜呜哭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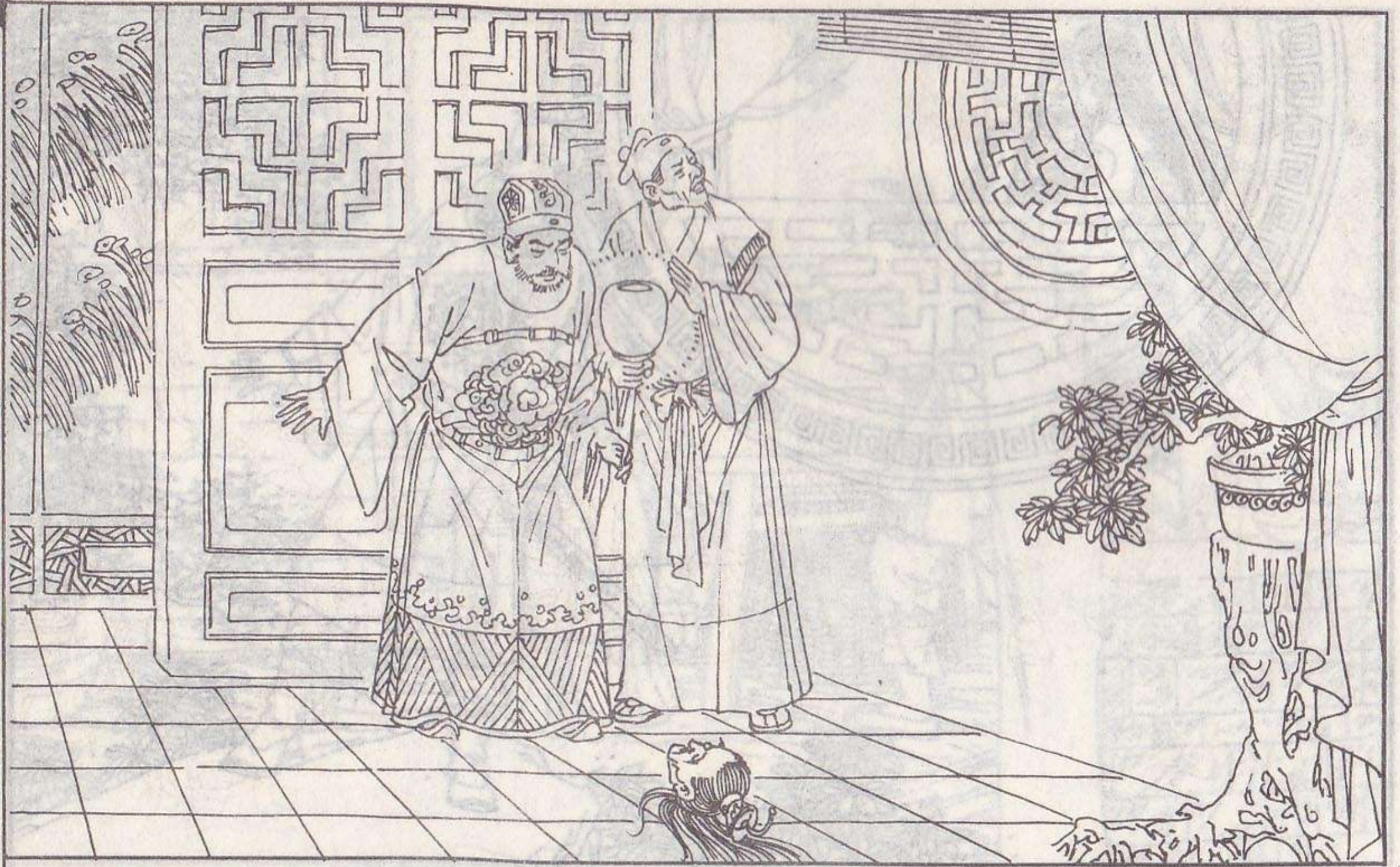
172. 忽然只听季娄儿在高叫：“你拿了我银子，还不快应我的事！”南侠赶上前揪住他，高声对窗内喊：“我是夜游神，你家媳妇贤惠，全是这奸人在此诬陷，我今将他抓去了！”屋内的人闻言，惊得出不了声。



173. 南侠将季娄儿提到郊外斩了，又来到一个道观后阁，只见一女子正跟个小道士说：“你我虽然定计，让姐姐顶替嫁去了，只怕人家不依。”又说：“你说庞太师定计暗害包公，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

174. 那小道士说：“我师父正在庞太师后院设坛呢，再过两日，必然成功，到时有谢银一千两，我设法偷到手，咱们远走高飞，还管什么你姐姐的事呢！”展昭一听大惊，忙奔庞太师府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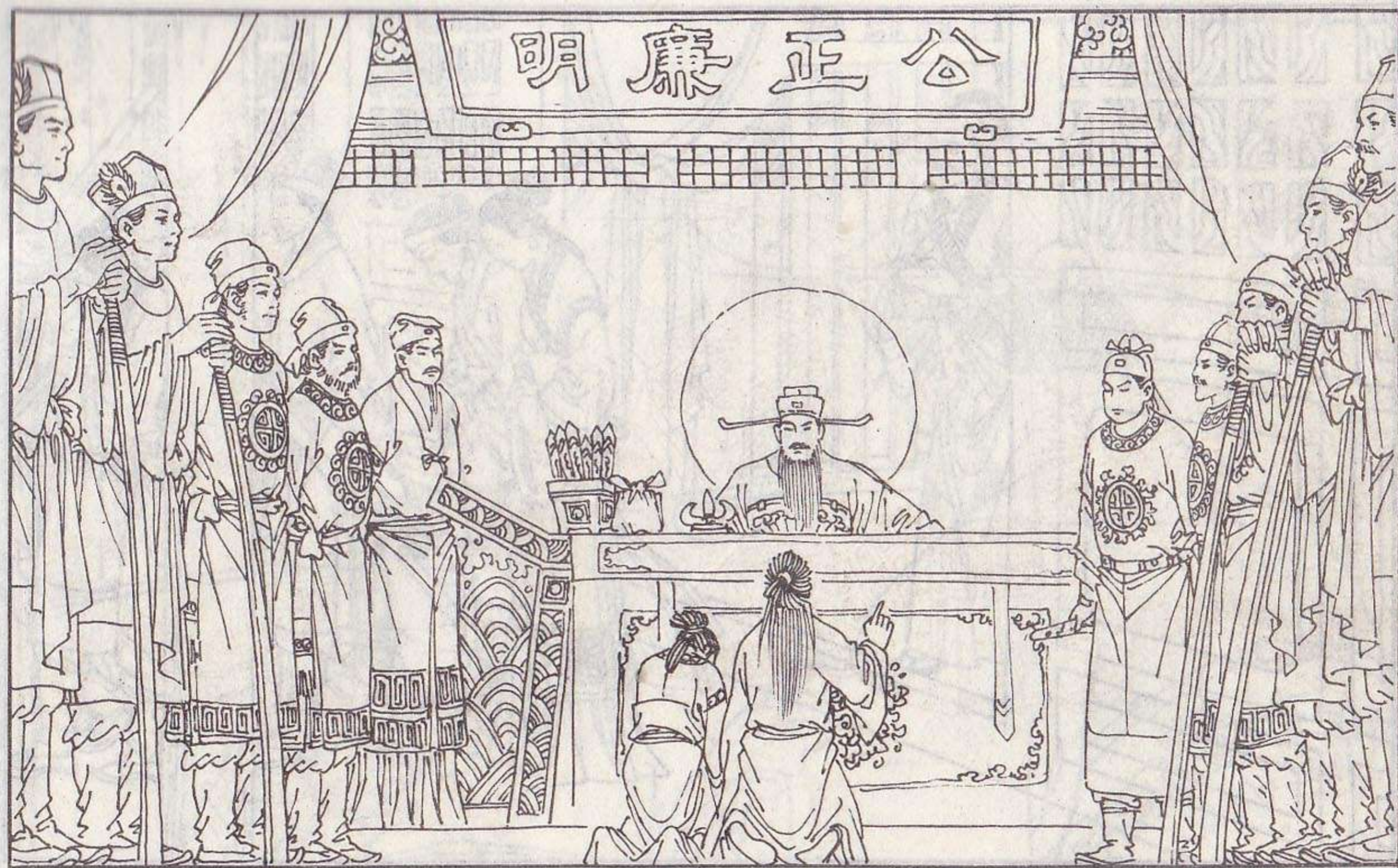
175. 那庞太师正与庞福在庆贺暗害包公的巫术即将成功，忽听一声巨响，窗外掷进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来，掌灯细看，正是请来作法的老道士的脑袋，不由大惊失色。



176. 南侠在庞府后院杀了妖道，破了妖法，赶到开封府。这时，包公已经苏醒。大家一起围看南侠带来的小木头人，只见上面写有包公的名字生庚。原来，妖道施的是魔魔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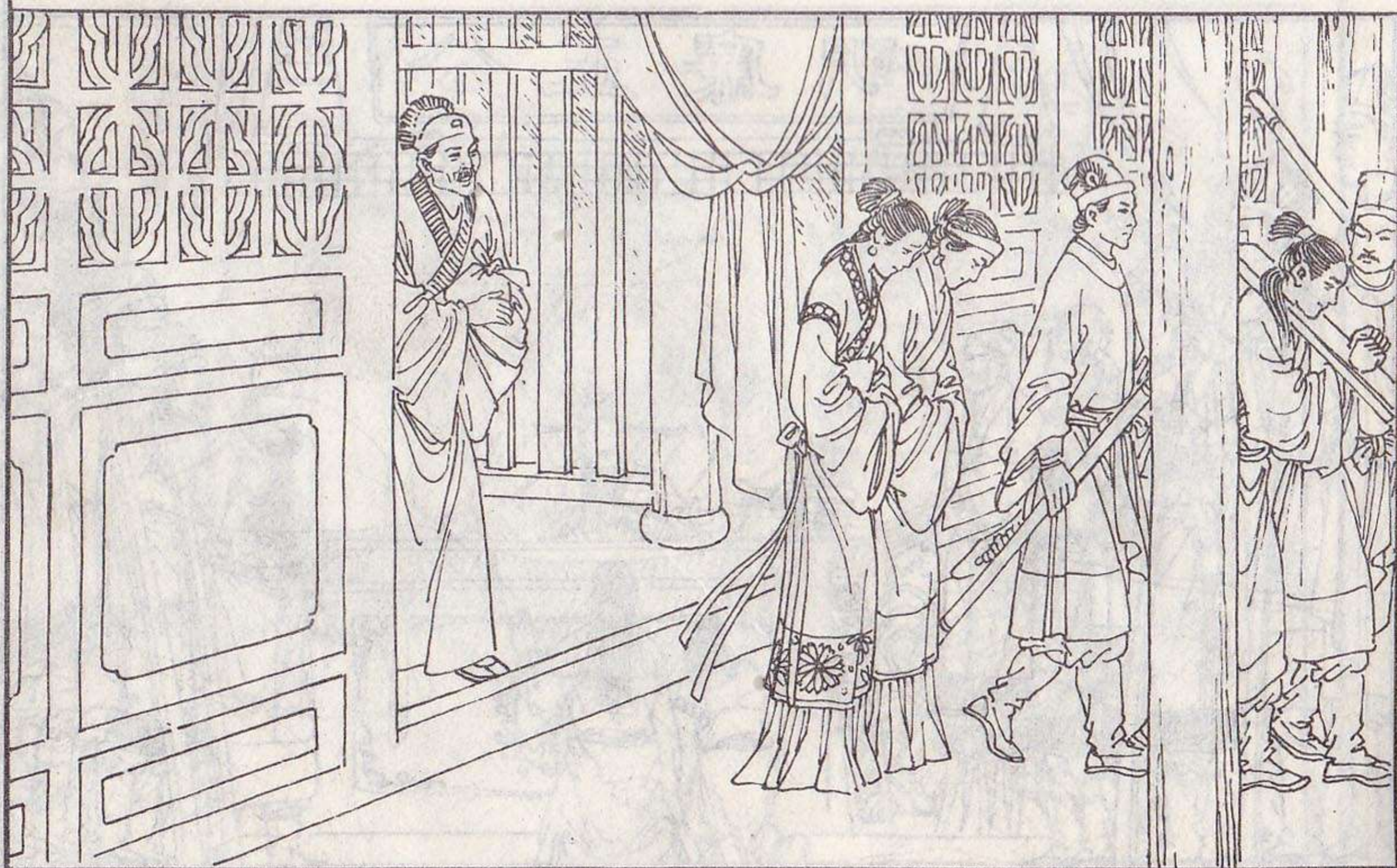
177. 南侠又说到通真观小道士和那妇人的一番话语,包公点头说:“看来姓杨的寡妇一案好办了。”第二天,包公便命将通真观的小道士和那妇人捉拿归案,开堂审理。



178. 小道士哪见过开封府这种威严的场面，忙将他如何勾搭杨寡妇的小女儿，如何用钱收买杨寡妇，趁赵家迎亲忙乱之际，将大女儿骗进花轿，他却与那小女儿改妆逃跑之事一一招出。



179. 包公又问：“你哪来的钱？”“偷师父的。”“你师父的钱自何而来？”“他会魔魔法，最近庞太师还许他一千两银子，要他害大人您呢！”“怪不得你要偷走这银子，与那妇人远走高飞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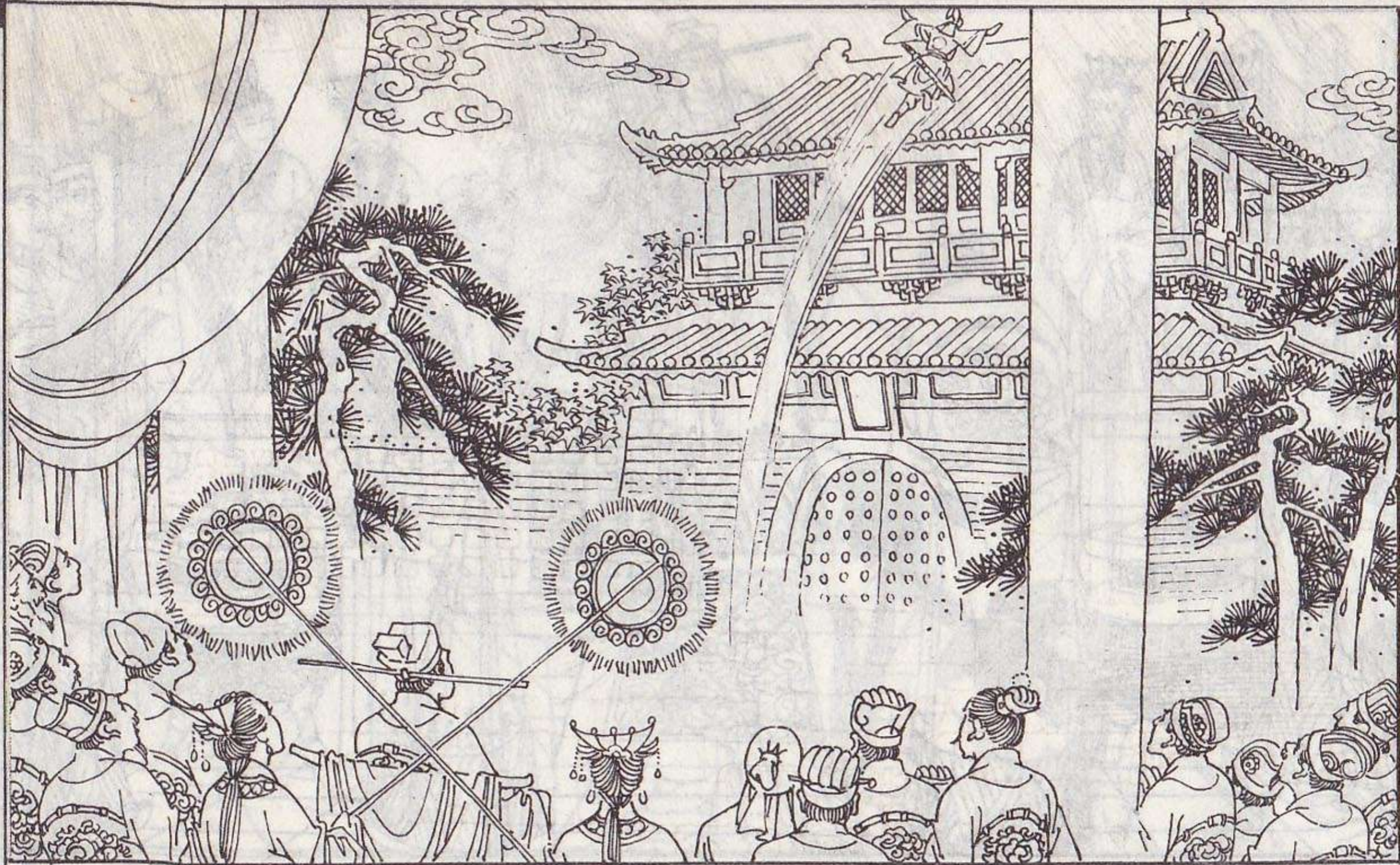
180. 审问完毕，判小道士充军；将杨寡妇母女拶了双指后，发入教坊司，并没收纹银三百两，赏给赵国盛，让他另行娶媳。



181. 次日早朝，仁宗见包公病愈，慰勉有加。又看了包公参奏庞太师妖术害人的奏折和物证，对太师大加痛斥，念他是国戚，只罚俸三年，并令他当面与包公赔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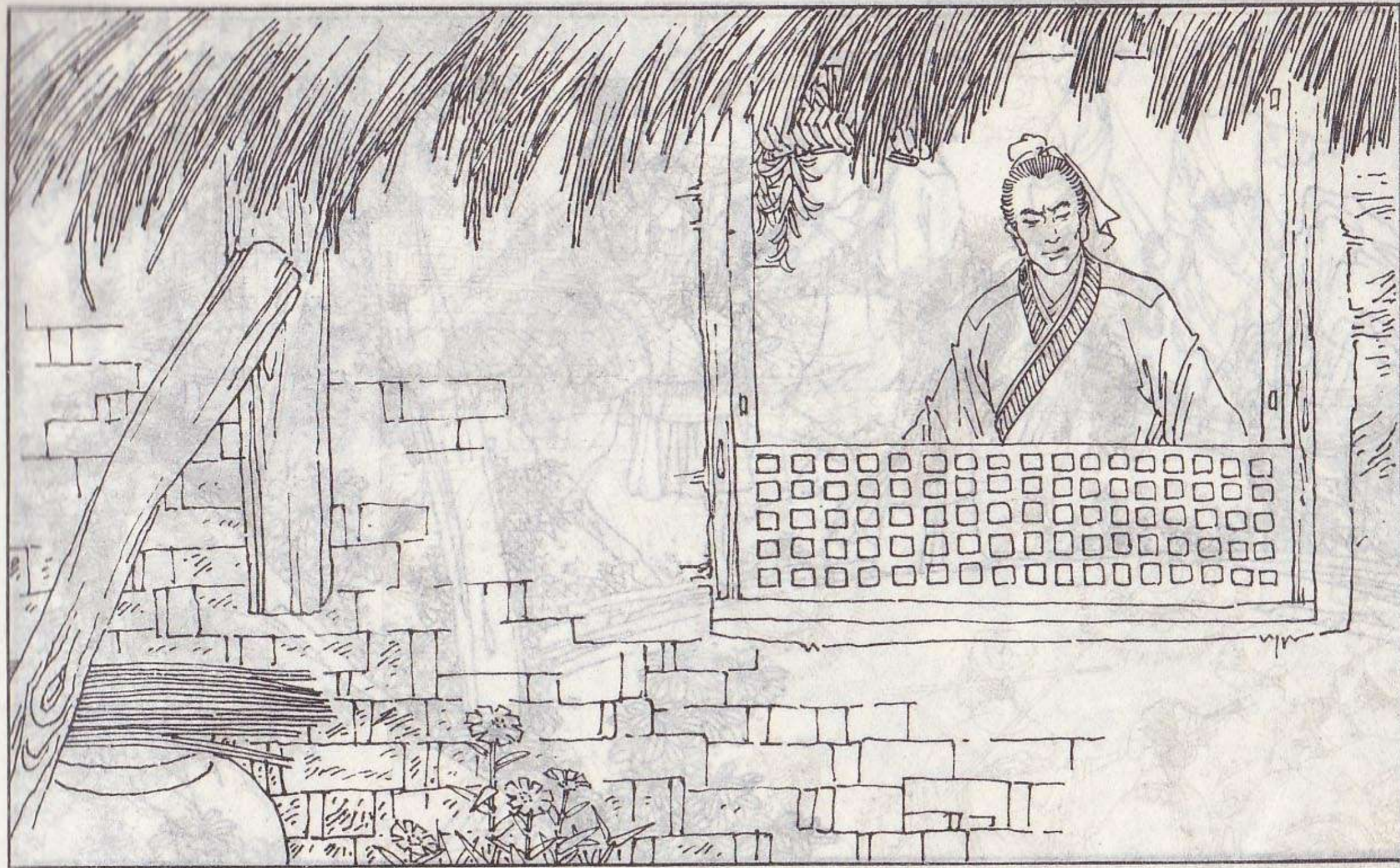
182. 仁宗又看包公奏折中举荐展昭一事,得知展昭身怀绝技:剑技、袖箭和纵跃法。决定明日在耀武楼试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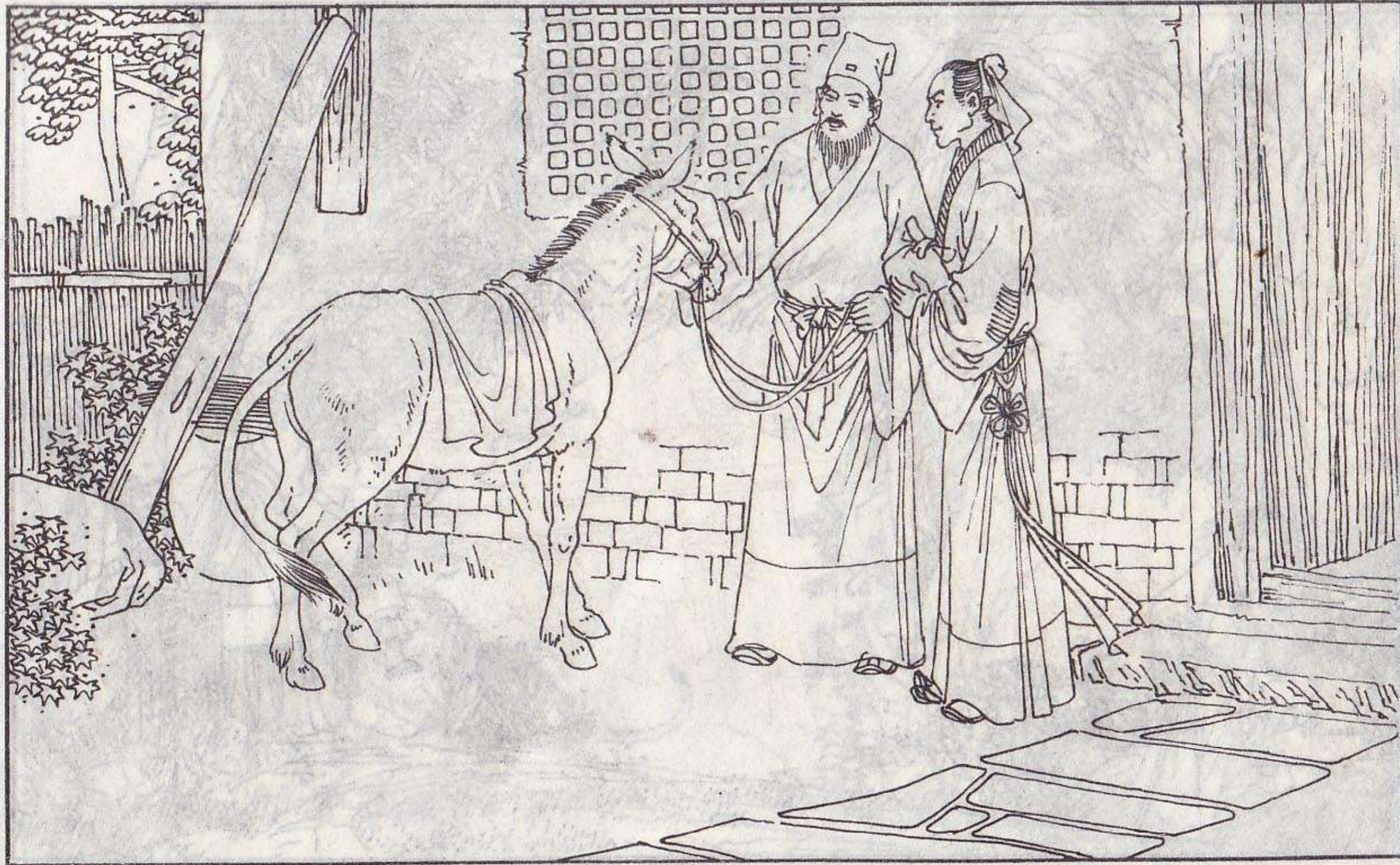
183. 次日，展昭在仁宗和文武百官面前，大显身手，剑法让人眼花缭乱，袖箭百发百中，一个纵跃，轻轻落在高阁上，又在椽头栋柱间上下翻腾，惊得仁宗赞不绝口：“好一个御猫啊！”当即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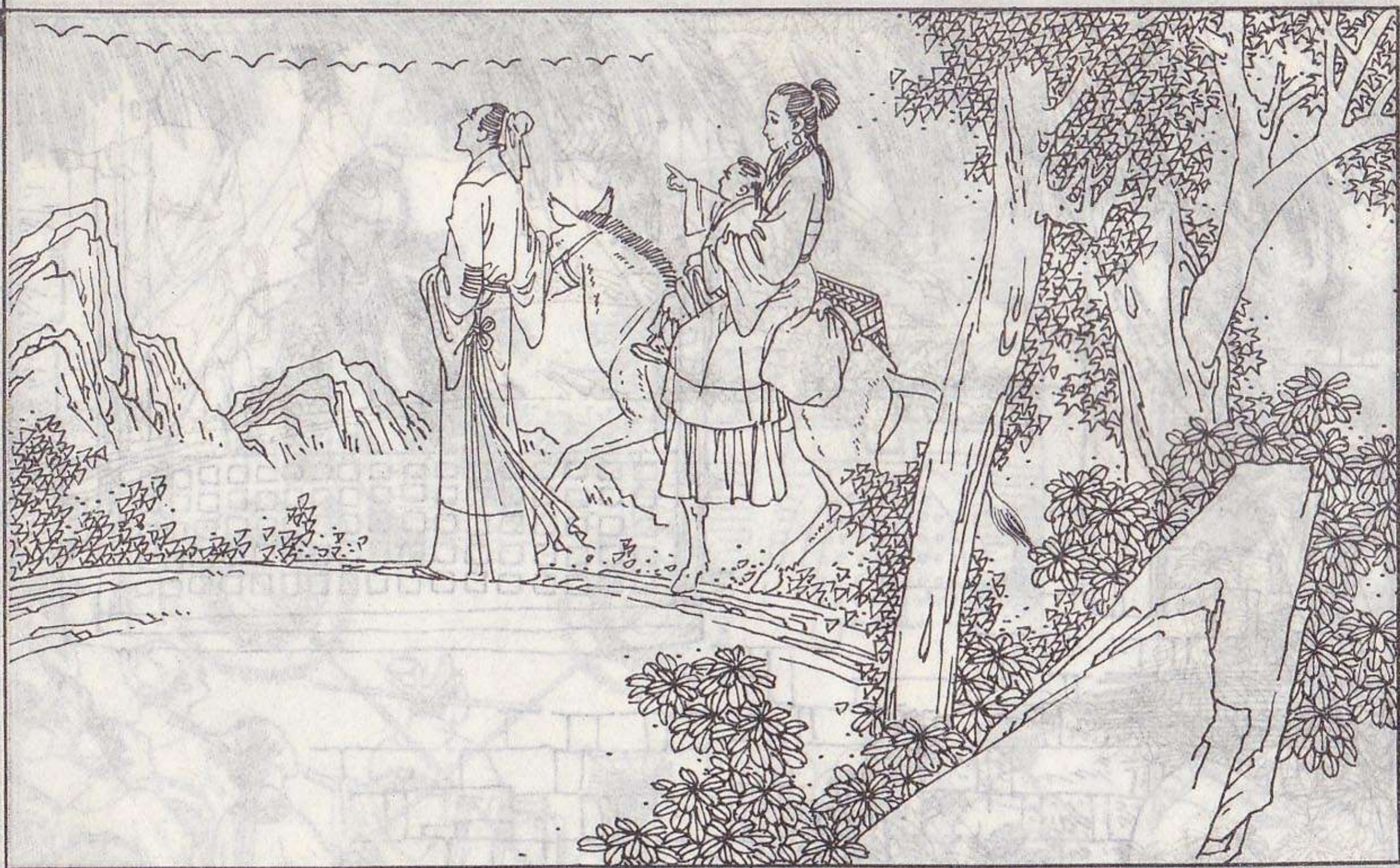
184. 包公又向仁宗呈递本章，建议广开贤路，趁太后入宫大庆，加恩科以招揽人才。仁宗一一照准。



185. 再说武昌府江夏县南安善村有个饱学名士，叫范仲禹，在士林中很受推崇，见了恩科文书，有心去赴考，却因家中太穷，没有盘缠上路，因此整日闷闷不乐。



186. 范仲禹有个忘年之交刘洪义，热心为他筹措了一百两银子，催促范仲禹赶快动身。临行前，又送范生一头黑驴。



187. 范生的妻子白氏，也想就此机会，去万全山探望分别已久的老母，便带了孩子金哥一同上路了。



188. 这次是包丞相主考，范生连过三场自感得意，考完便陪妻子去万全山探望岳母。谁知到了万全山，却四处打听不到岳母下落，只好让妻儿在路旁歇息，黑驴则放开啃草，自己再往前去探问。



189. 范生探访不着，返回一看，妻儿竟不见了。急得高声呼唤，一个路过的老樵夫告诉他：“我刚才看见山下独虎庄的威烈侯葛登云，射猎归来，马上倒是驮有一个啼哭的妇女。”范生问明独虎庄方向，飞奔下山去了。



190. 原来，葛登云打猎时惊出一只猛虎，逃时一口叼走了金哥，吓晕了白氏。葛登云哪管救孩子，掳了昏晕的白氏便走。幸好金哥被山上一个樵夫救下，带回家中。



191. 樵夫的老母见孩子眉清目秀，十分疼爱。问起他父母的名字，婆婆顿时搂住金哥哭了。樵夫在旁对金哥说：“我叫白雄，你母亲是我姐，想不到今天我虎口救下的竟是自己外甥呀！”



192. 当下白雄听金哥诉说他家三口失散的经过后，第二天便又赶去万全山寻找，却见一个头发蓬松，血渍满面，疯疯颠颠的人走了过来，细看正是姐夫范仲禹！



193. 原来范仲禹赶去独虎庄问威烈侯要人，被威烈侯一阵乱棍打昏，叫家丁用箱子盛了，抛在荒野。又被一群寻找头名状元的人发现，只当箱内有财物，扛了就走，那范生被颠醒，跳出箱来，反把众人吓散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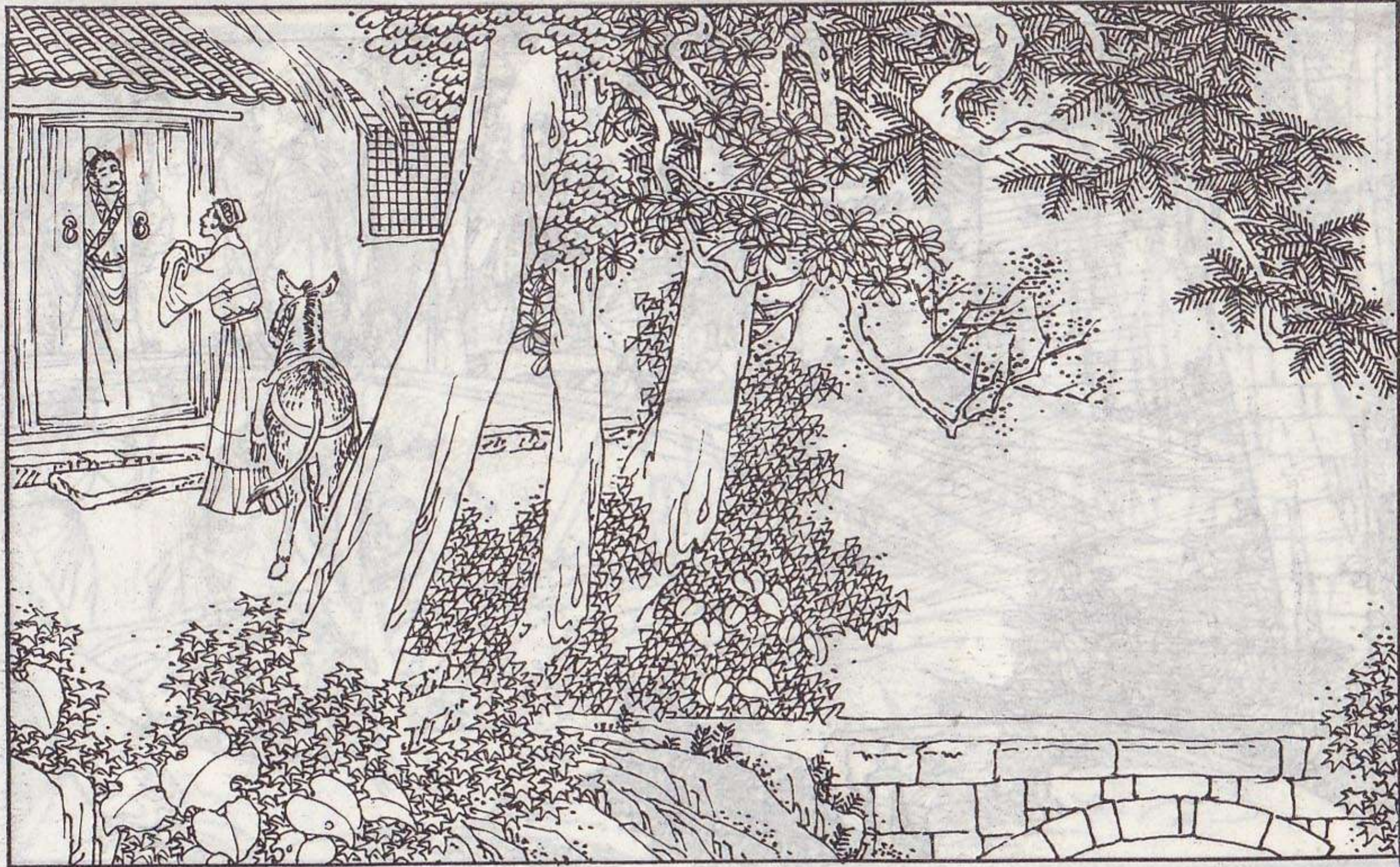
194. 白雄见姐夫已疯得不认人了，便想回家背金哥来让他认，谁知回去把金哥背来，姐夫又不见了。白雄便背着金哥四处寻找。路上只听街坊四邻都说：“新科状元范仲禹失踪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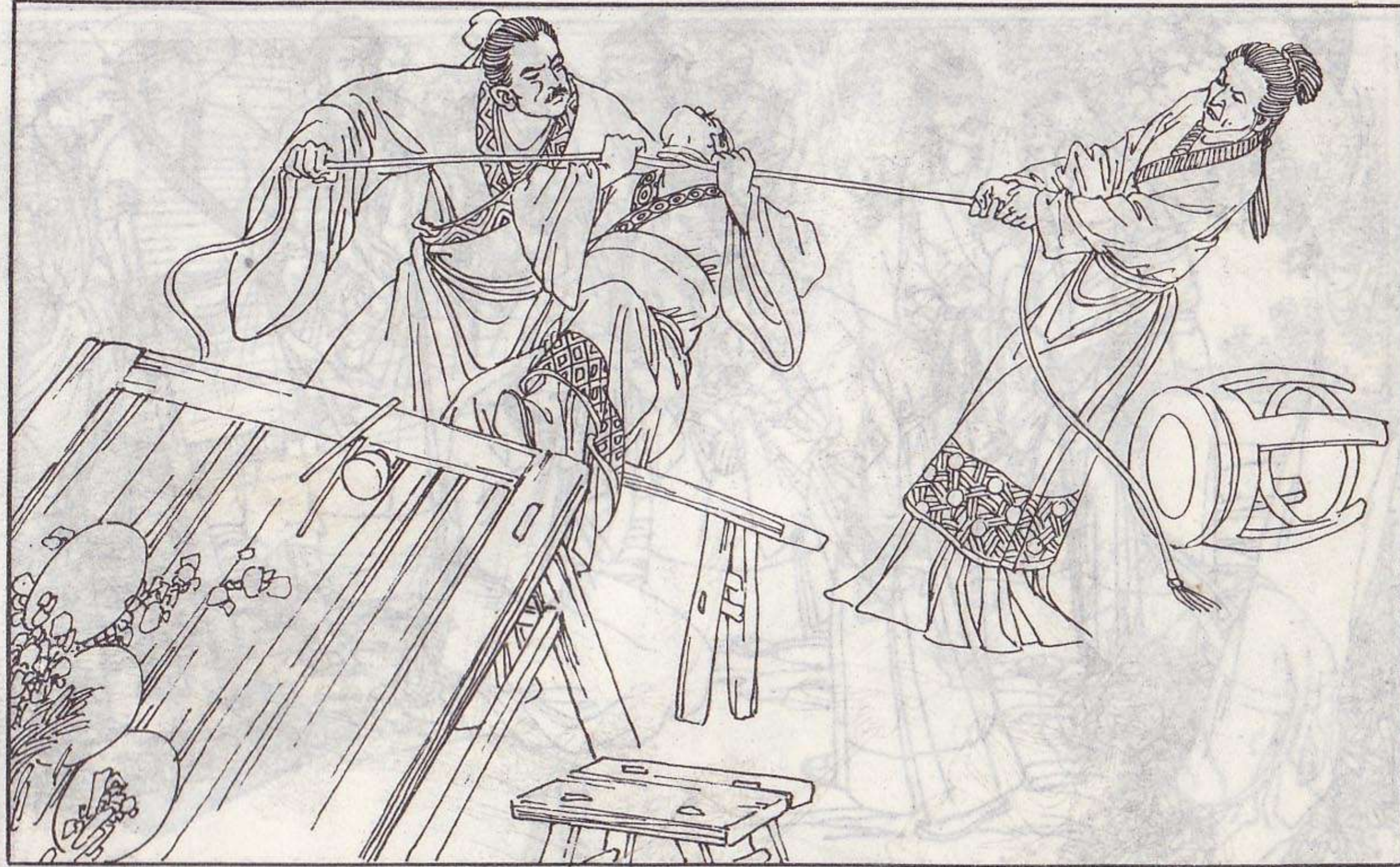
195. 却说这城里有座兴隆木厂，是屈申、屈良兄弟办的。这天，屈申带了四百两银子，让只酱色花白驴子驮了，赶到万全山订购木料。生意没谈成，却被木商留下饮酒。



196. 日头偏西了，屈申这才赶着花驴回家。哪知这驴最爱赶群，见路旁有头黑驴，便不肯走了。屈申见这黑驴没有主人，便牵过来，将钱鞞子搭在黑驴身上，骑着又往回赶。



197. 这时风卷黄沙，天已断黑，屈申只得在路旁找个人家歇了。这家男主人李保，原是李天官派了跟随包公进京的家人，后见包公被罢职，便拐走银两逃走到此成了家。



198. 这李保两口是一对恶人，见屈申带的银两多，便用酒灌醉他，然后用绳子将他勒死。



199. 这对恶夫妇连夜将屈申尸体丢在北山坡一座庙后，又将黑驴轰出门外。第二天，众人发现了尸首，李保竟也装作没事人一样在旁围观。



200. 谁知那尸首竟坐了起来,更为奇怪的是,竟用娇滴滴的女声说自己是与丈夫、儿子回娘家探母,被威烈侯抢走,愤而投环自尽的。



201. 这时，一个疯汉手拿鞋子在赶打众人。屈申见了，竟用女声喊道：“那是我丈夫呀，求众位帮我拦住他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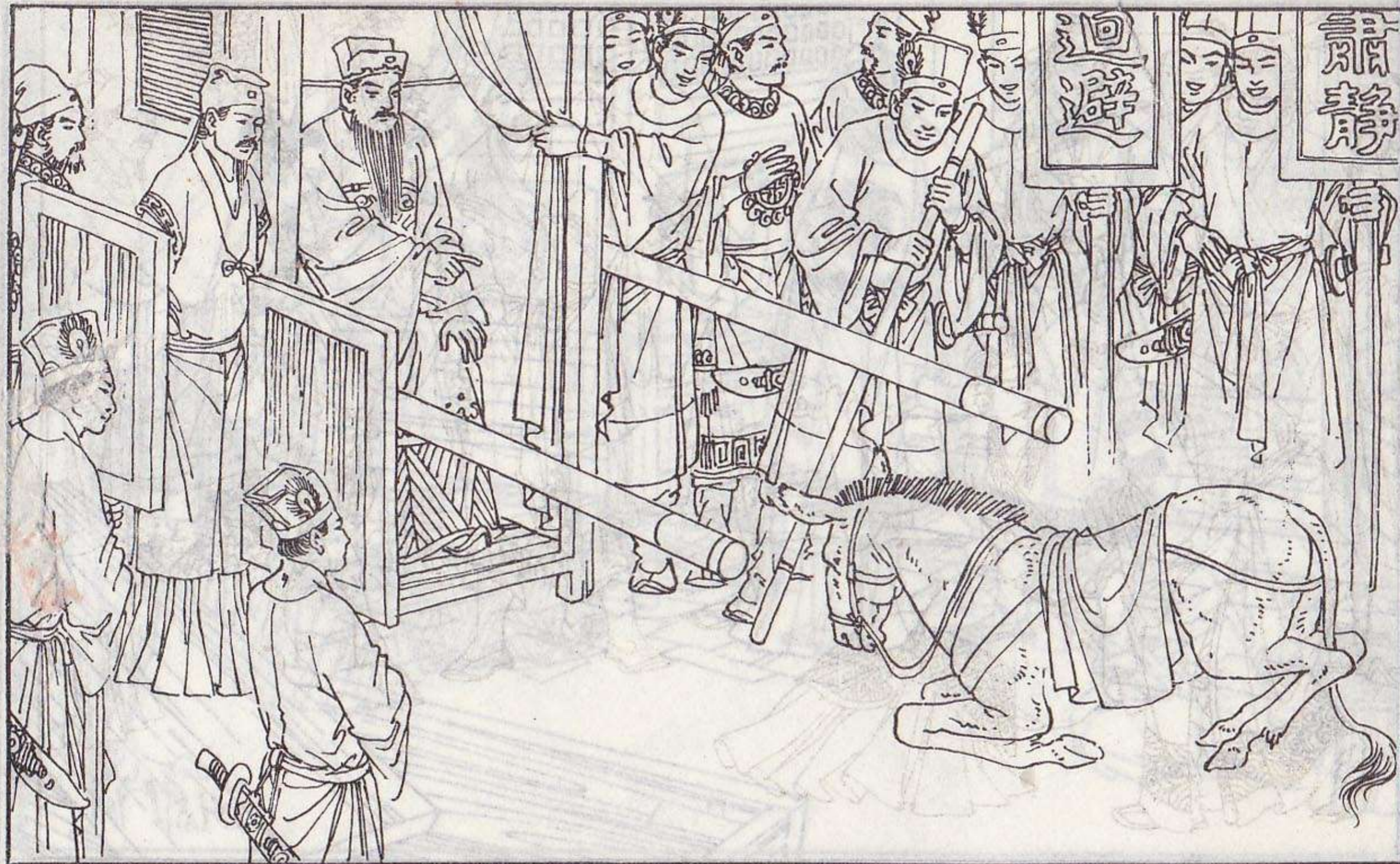
202. 众人正在惊疑，只见两个人手牵花驴，互相扭打着过来了。原来是屈良寻哥哥到此，见白雄牵着他哥哥的花驴，便问他要哥哥和银子。而白雄也只知姐夫有头驴子走失了，没问清毛色，见了无主花驴，便当是姐夫的，牵了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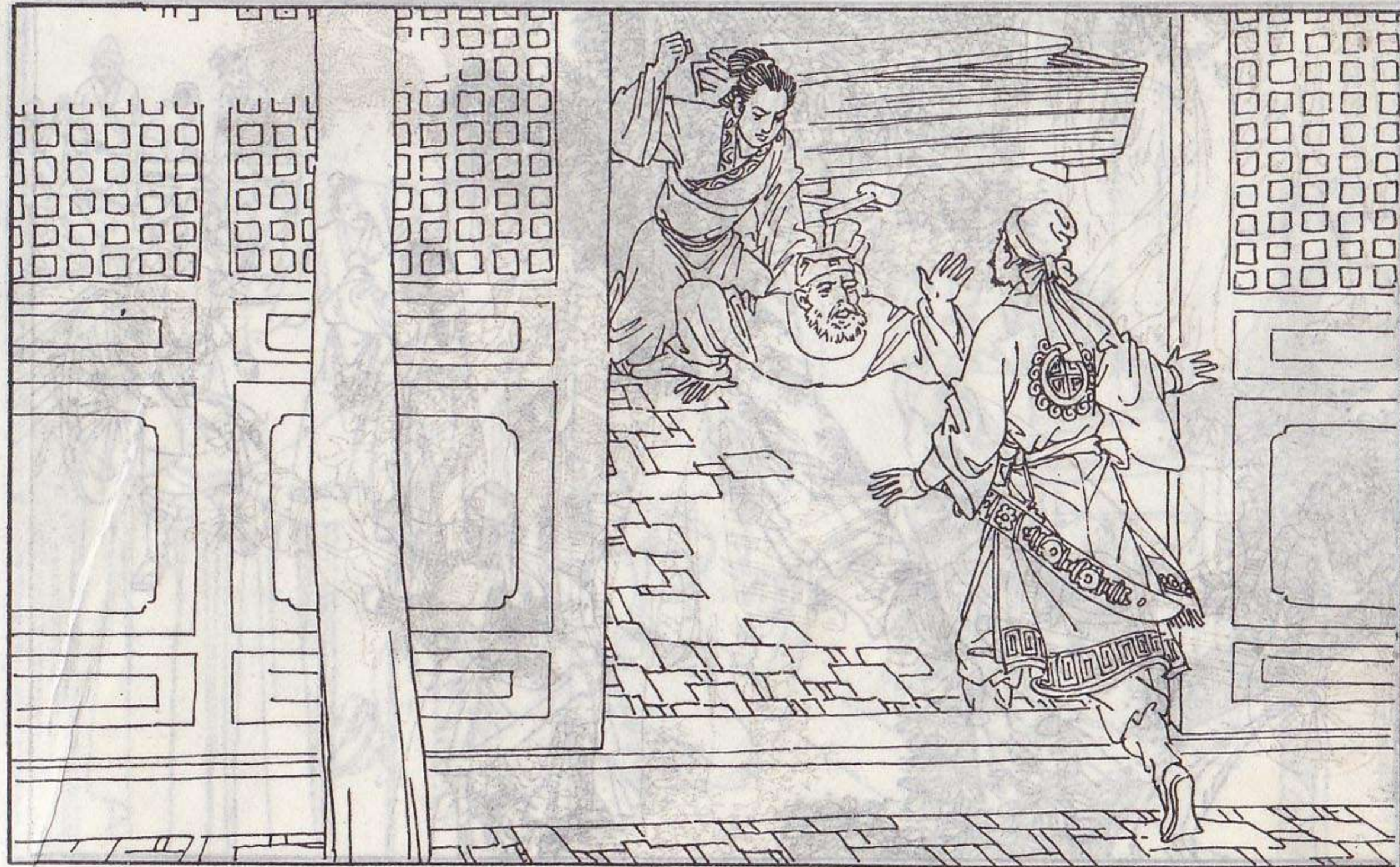
203. 两人正要找本地的地保打官司，屈良一眼瞧见哥哥坐在地上，便赶过去喊哥哥。屈申用女声斥道：“去，谁是你哥！”却又用手招白雄过来：“这才是我兄弟呢！”倒把个白雄弄糊涂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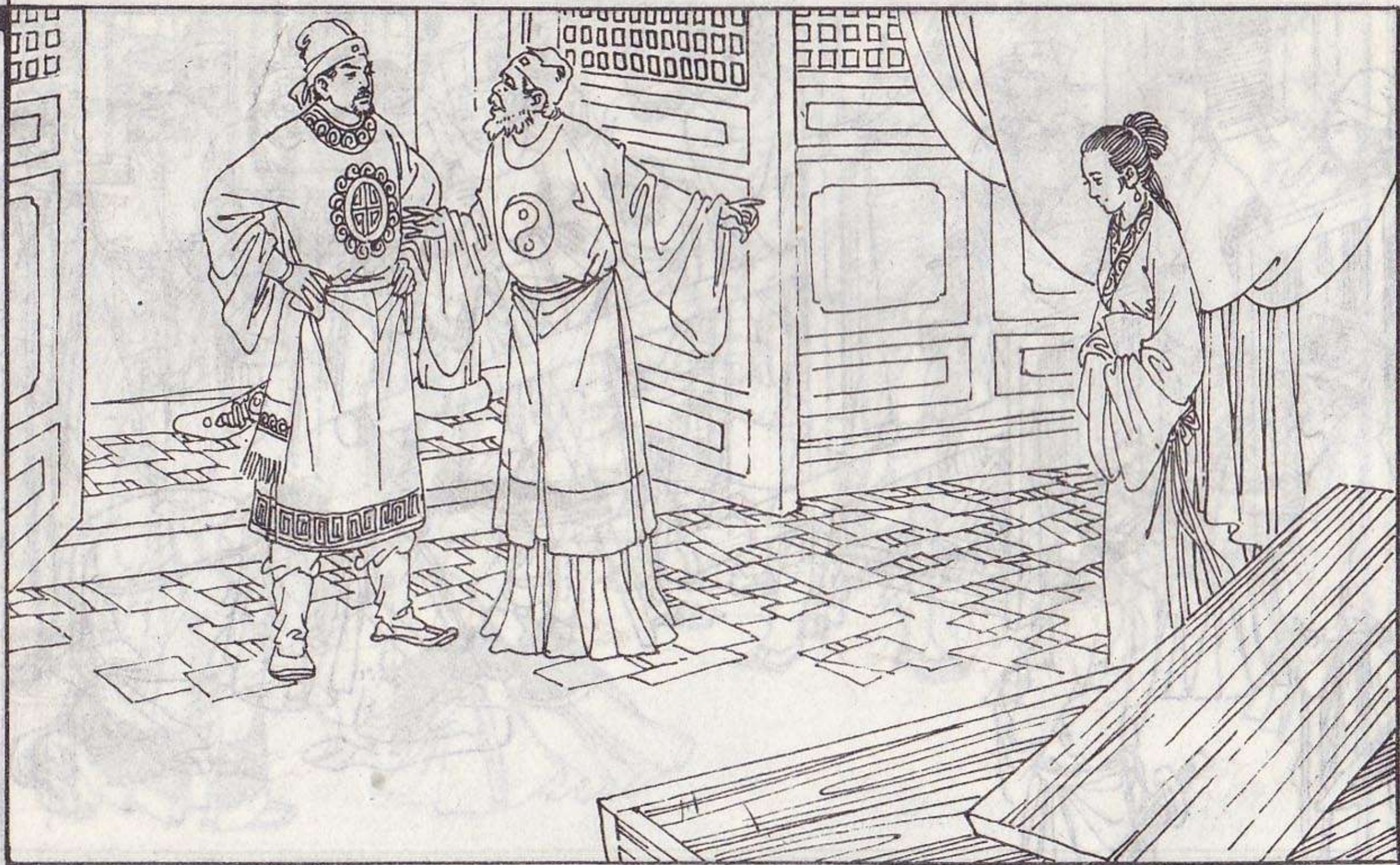
204. 这时牌头赶到，因屈申和疯汉走不动路，便找了两辆车，押着众人往祥符县衙而来。正走着时，屈良发现他哥哥的花驴追赶一头黑驴，黑驴后跟着一个黑矮壮汉和一个伴当。



205. 这黑矮壮汉就是愣爷赵虎。原来那天包公因新科状元失踪一事，入朝禀奏皇上，回衙途中，遇到黑驴拦轿。包公问那驴：“你如有冤情，便头南尾北，我派人跟你去！”那黑驴果然转过身去，头南尾北地立着。



206. 包公即命赵虎带一伴当,尾随黑驴而去。来到万全山庙后墙外,只听庙内有人喊救命。赵虎进去一看,只见一美貌妇人按着个老道士痛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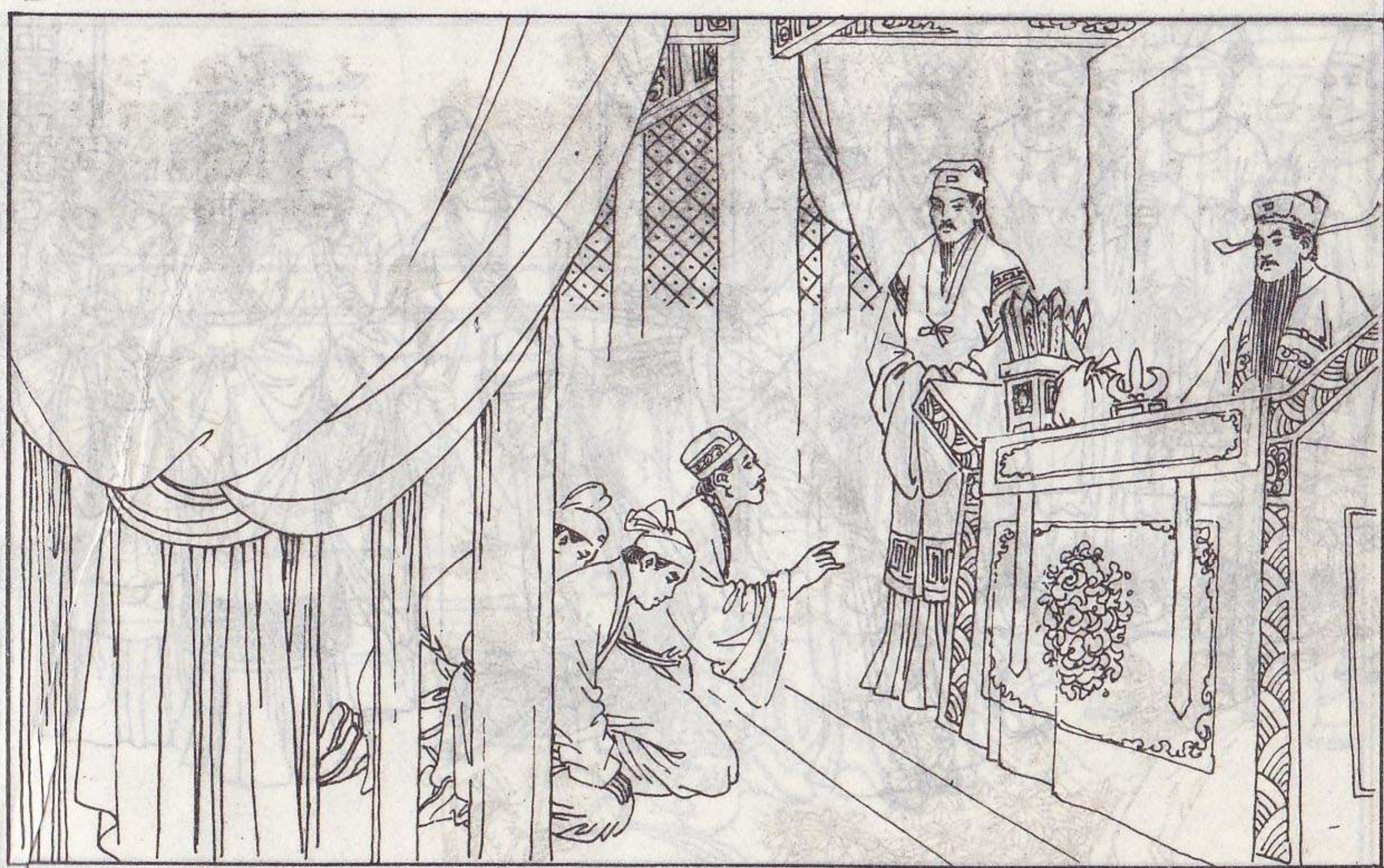
207. 老道士告诉赵虎：“这庙是威烈侯家庙。昨晚侯爷家抬口棺材来，说是主管的母亲死了要葬，眼下禁土，便停在后院。谁想今早这妇人从棺内爬起，按住我就打。”



208. 赵虎听这妇人却是男子声音，也搞糊涂了，只好押着二人回开封府。路上遇到牌头押着的一群人时，那妇人奔了上去，抓住人群中的李保便打：“好个李保！你还我银子来！”



209. 赵虎便将李保也捆了带走。到了祥符县，县令见内有新科状元，不敢质讯，将一千人等全带到开封府大堂上。公孙先生看出范仲禹是气迷疯痰之症。建议先治好他的病再说。包公便命差役先将范仲禹送去公孙先生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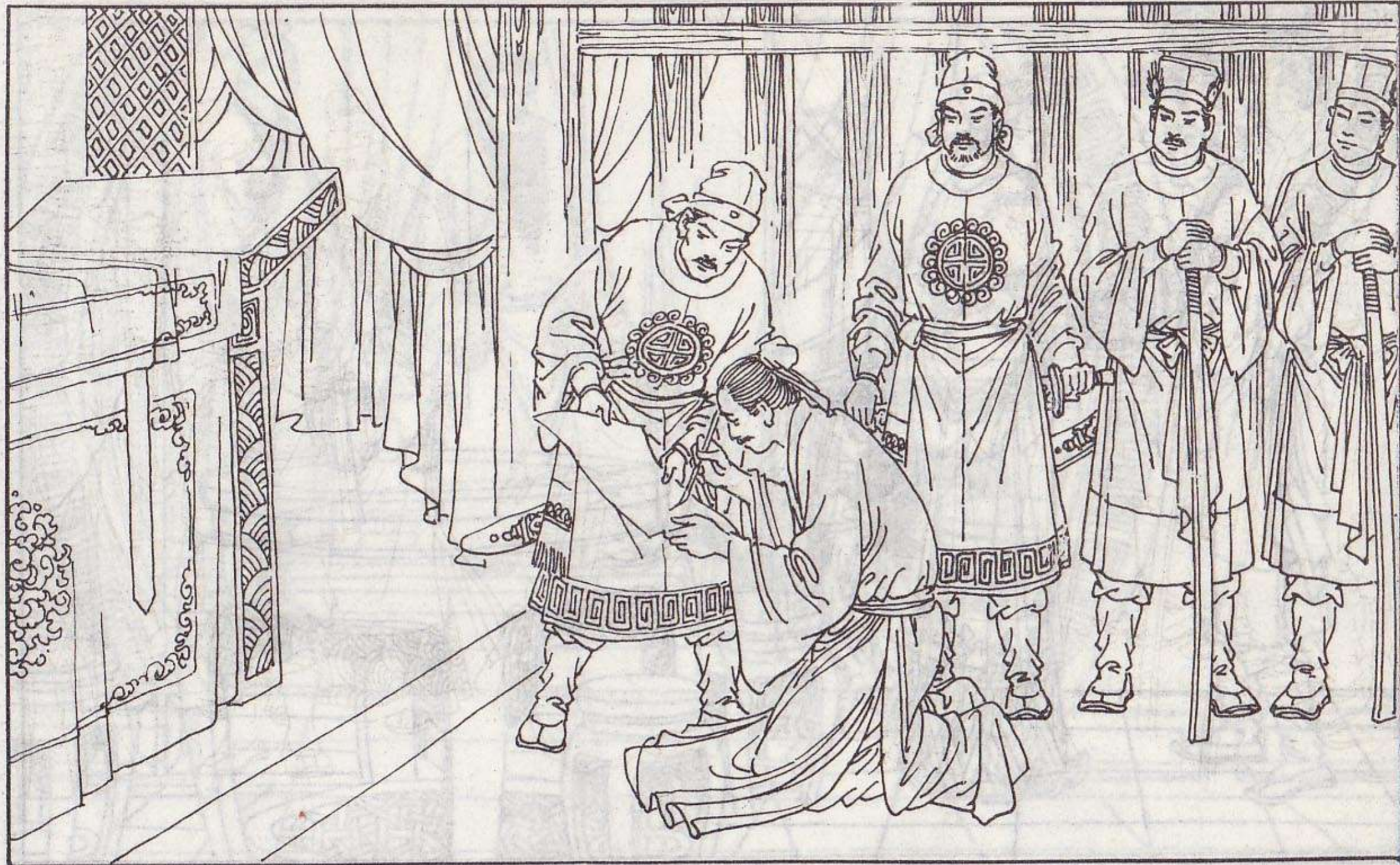
210. 包公问过白雄、屈良后，再问屈申。屈申将前情细述一遍后说：“小妇人自尽后，只觉凉风透体，醒来后才知自己变成男人模样……”包公心知这是鬼魂附错体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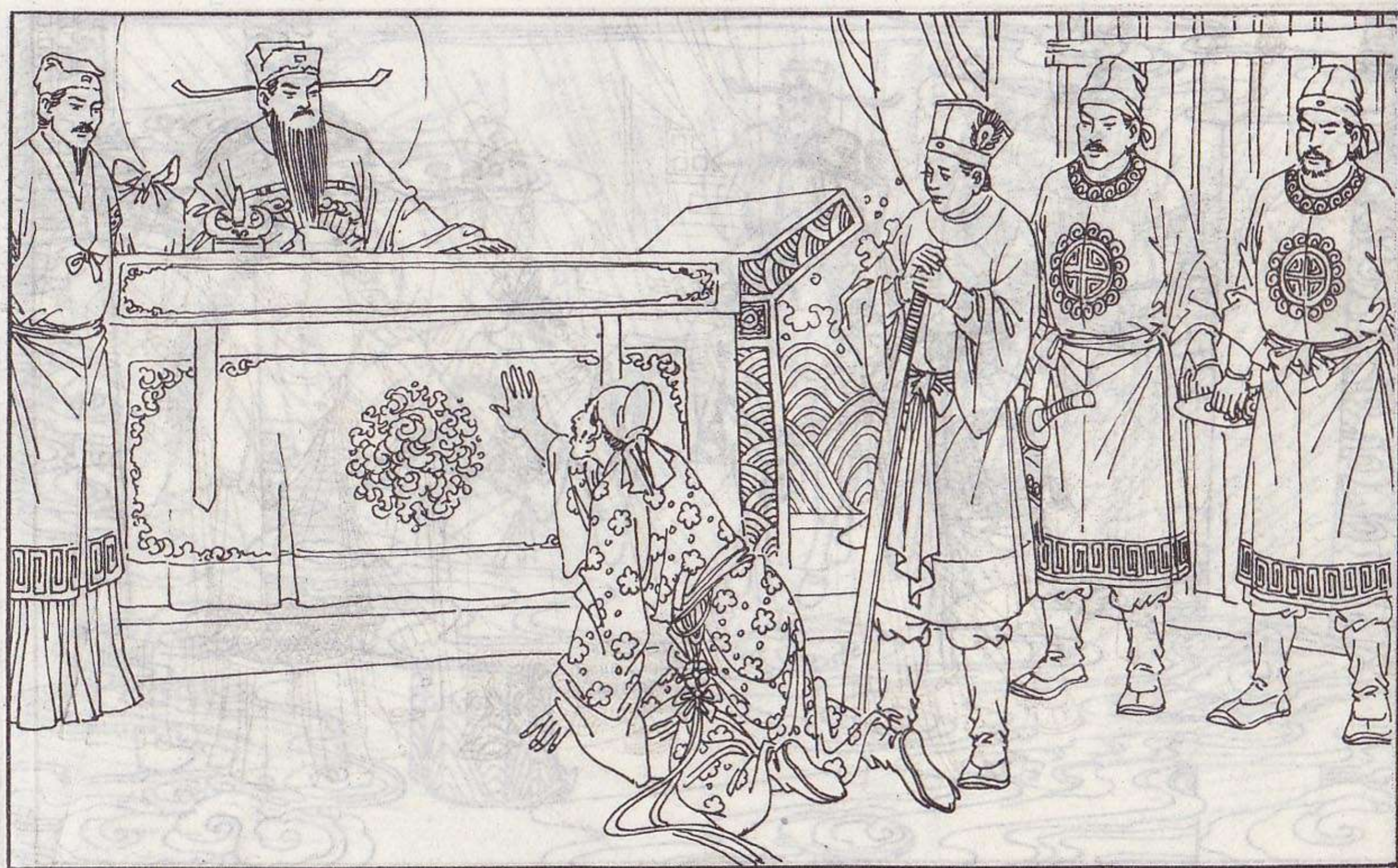
211. 审另一干人时,包公听那老道说到“禁土”,便怒喝:“什么禁土,全是妄言,掌嘴!”老道怕打,忙招道:“不是禁土,是老道贪财,想撬开棺盖盗首饰。不想那妇人活过来,将我一顿打,她也不是主管老母。”包公便又出签拿主管到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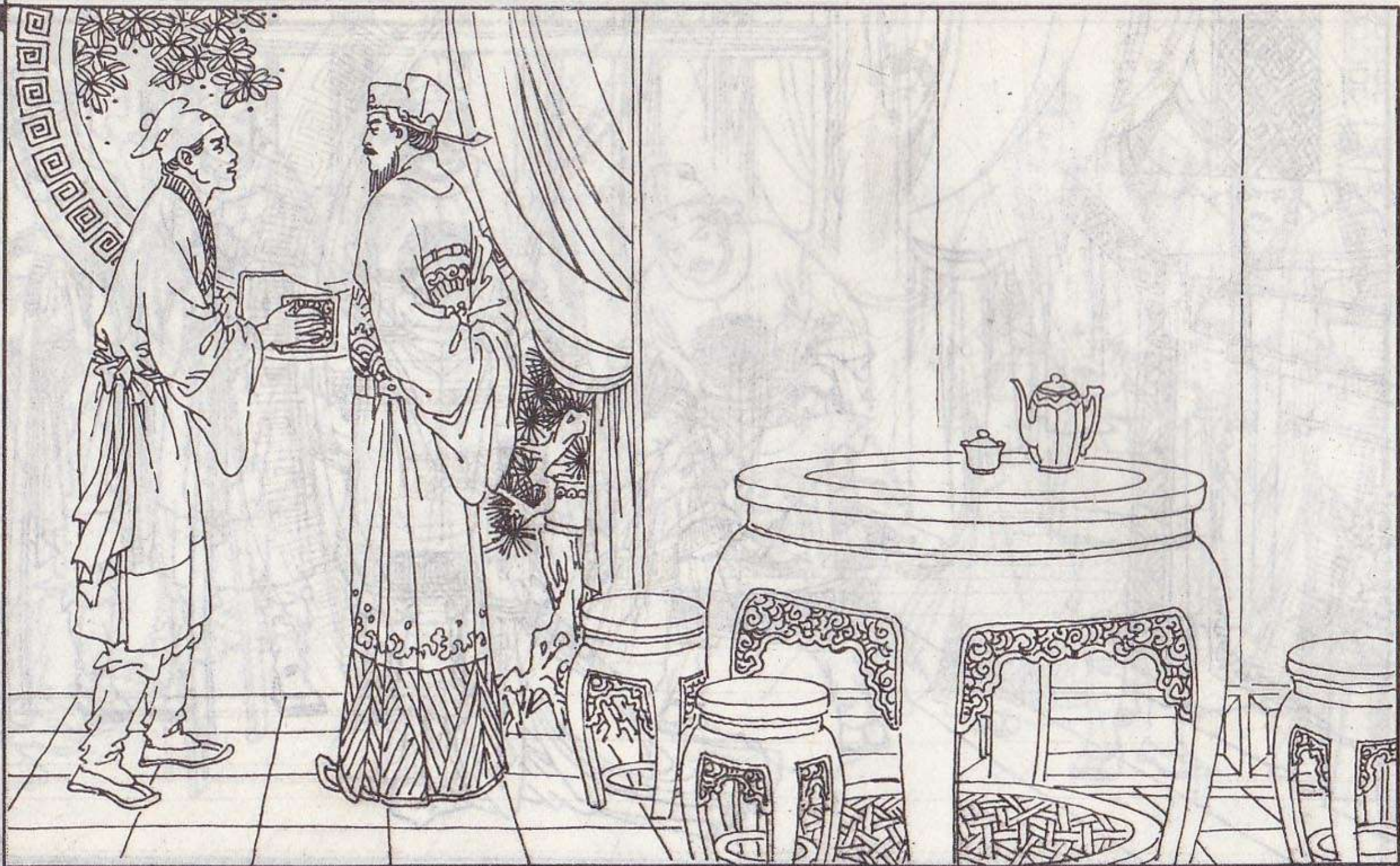
212. 包公再审那妇人时，白雄认出那妇人是他姐姐，忙上前相认，那妇人不理他，却拉着屈良喊弟弟。包公明白，这是屈申之魂附在白氏身上，白氏之魂附在屈申身上了。



213. 再审李保时，李保看见当年的同伴包兴、李才都着了七品郎官服色，自己后悔不及，不待动刑，便从实招认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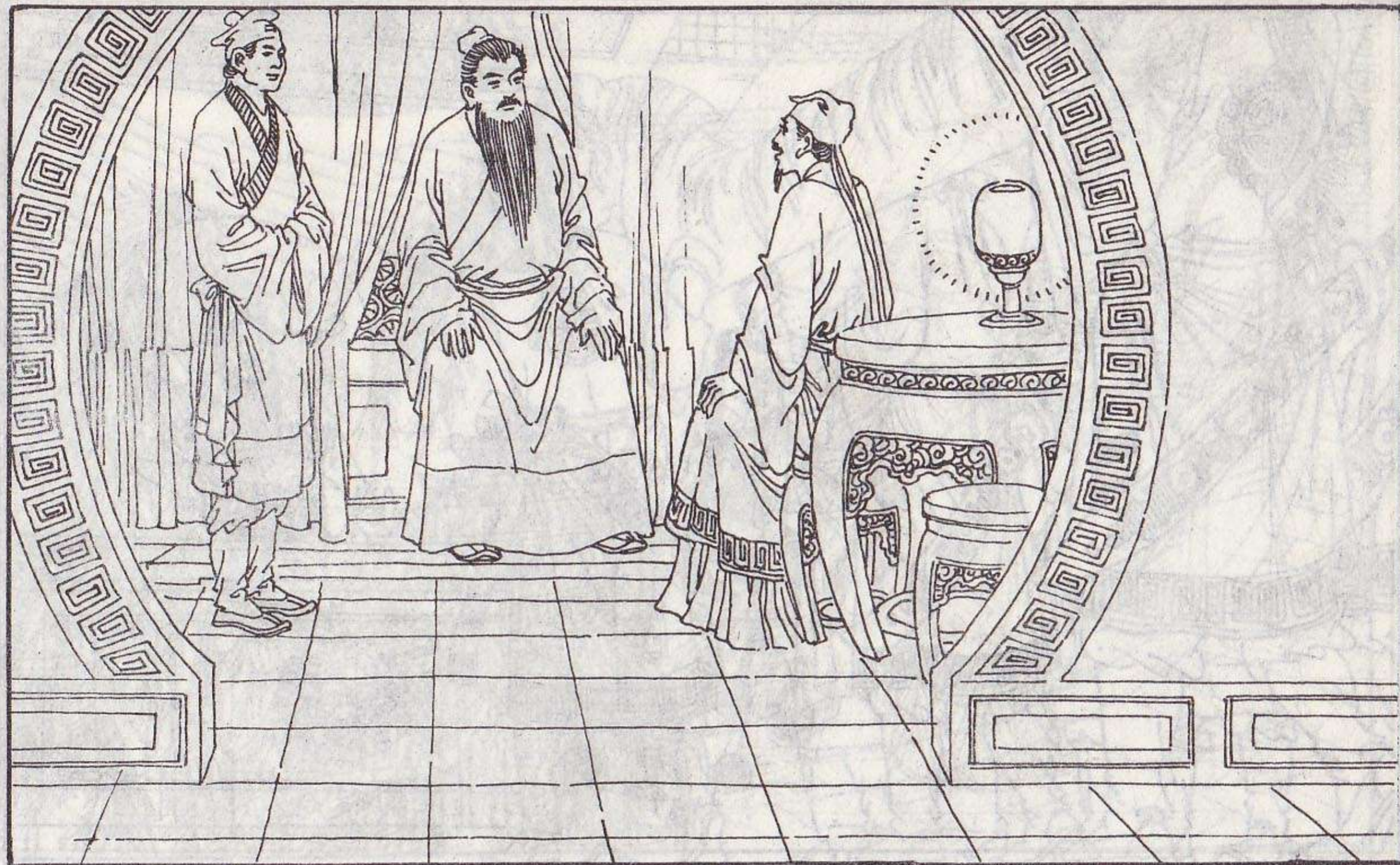
214. 这时，威烈侯的主管带到。包公以他薄棺葬母，大逆不孝为由，重责了四十；又以他记不清母亲生日，是忤逆之子为由，再重打四十。这主管知道今天逃不过关了，忙将威烈侯平日残害百姓，今日又抢掠民女的罪行全招供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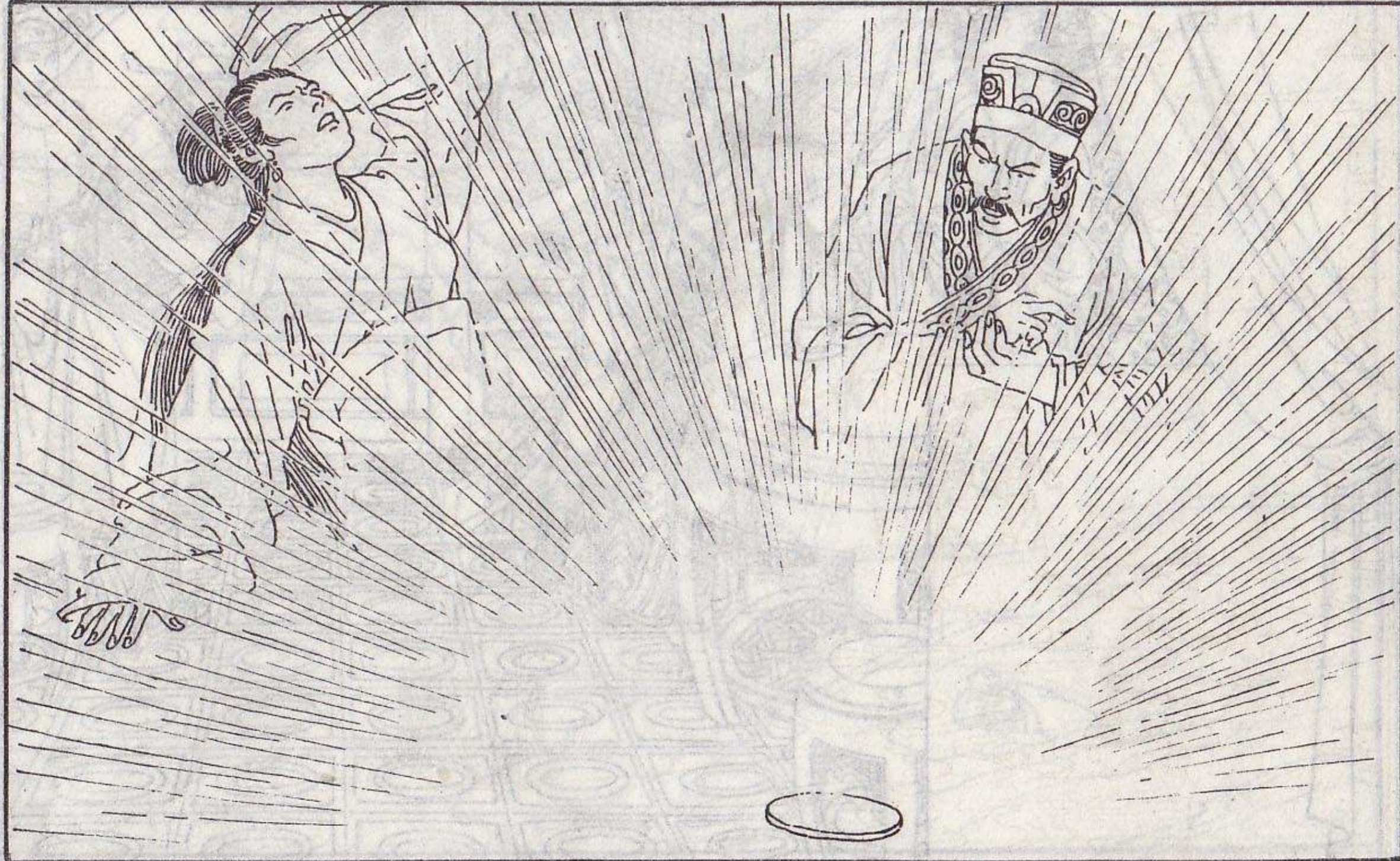
215. 退堂后,包公正为鬼魂附错体的事犯愁。包兴上前道:“这事只有去阴司地府才能解决。”接着,将自己偷试游仙枕的事说了。包公也只得一试游仙枕了。



216. 包公刚合上眼，便觉有人扶自己乘上黑马，转瞬来到一座阴阳宝殿前。这时有红黑两位判官，口称“恭迎星主”，呈上一本册子，上写：“……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镜存，临时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”



217. 包公刚要细问，忽然惊醒。已是三更时分，包兴禀报说：“公孙主簿求见。”公孙策进来禀报包公，他已将范仲禹治愈，只是目前还很虚弱。包公听了，赞谢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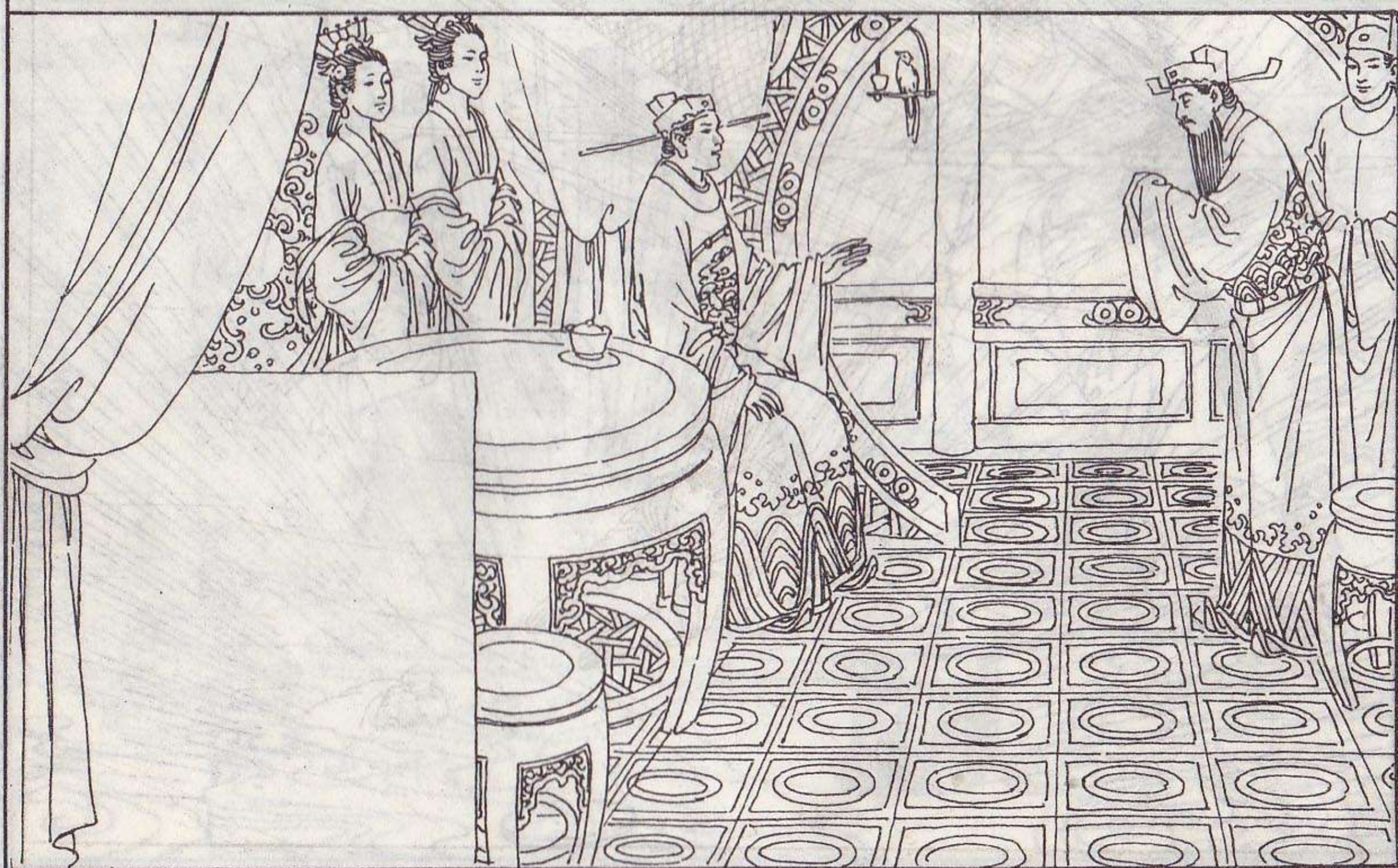


218. 天明之后，包公升堂，将幼年时从枯井中得到的古镜取出，要屈申、白氏咬破中指，滴血在镜面上。镜面霎时光芒四射，二人看到镜中映出各自被勒、上吊的情景，犹如万箭穿心，登时昏倒。再醒来时，已是魂归自身了。



219. 次日升堂，那葛登云倚杖权势，满不在乎地招认了。包公黑脸一沉，喊一声：“请御刑！”威烈侯立即成了虎头铡的刀下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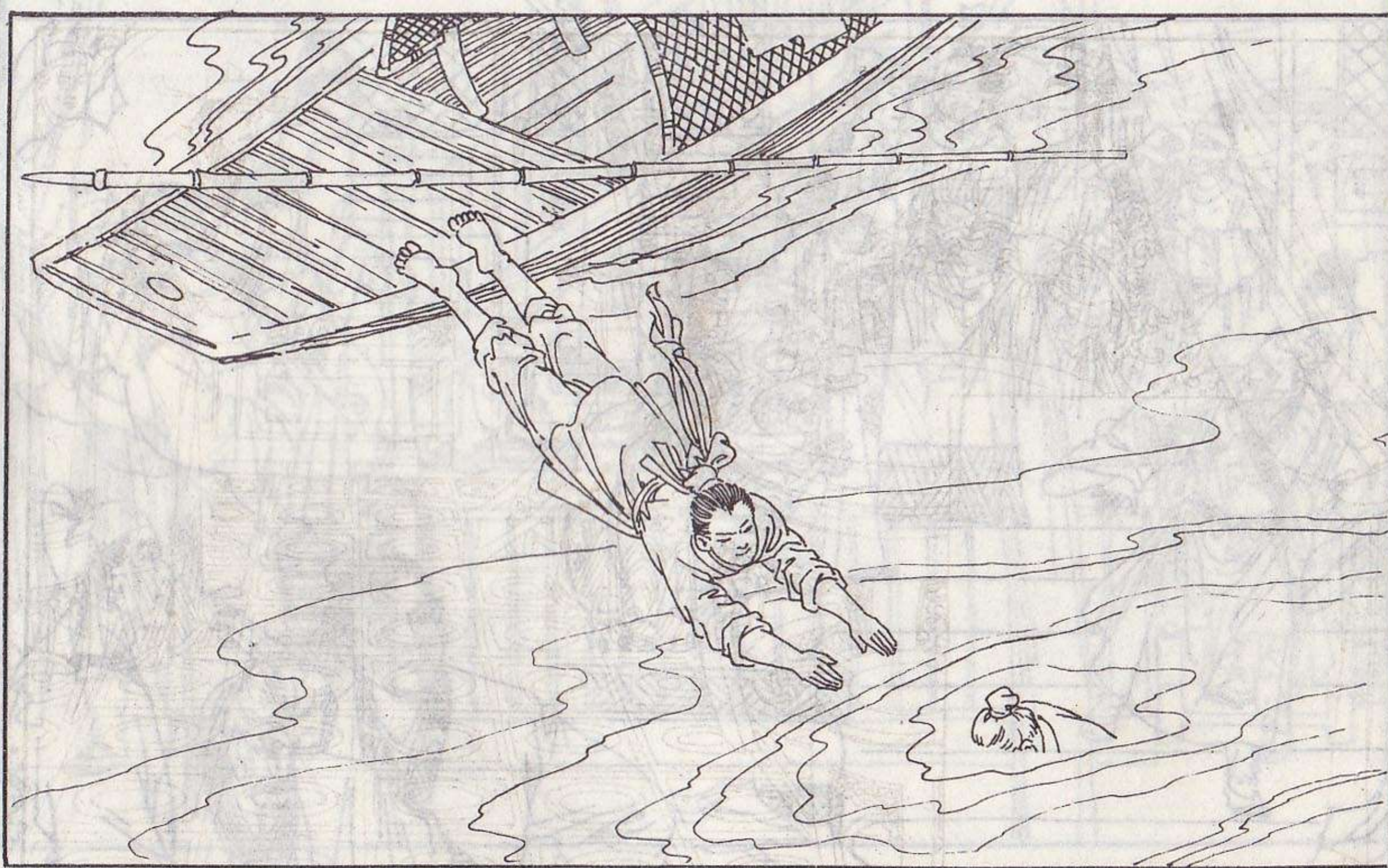
日不惟贊，丁神公時。探聖鼎汲前



220. 包公接着将李保夫妻、侯爷的主管、老道等人斩的斩，绞的绞，充军的充军，屈申贪便宜换驴，花驴被没收。包公又奏请皇上，为新科状元琼林赐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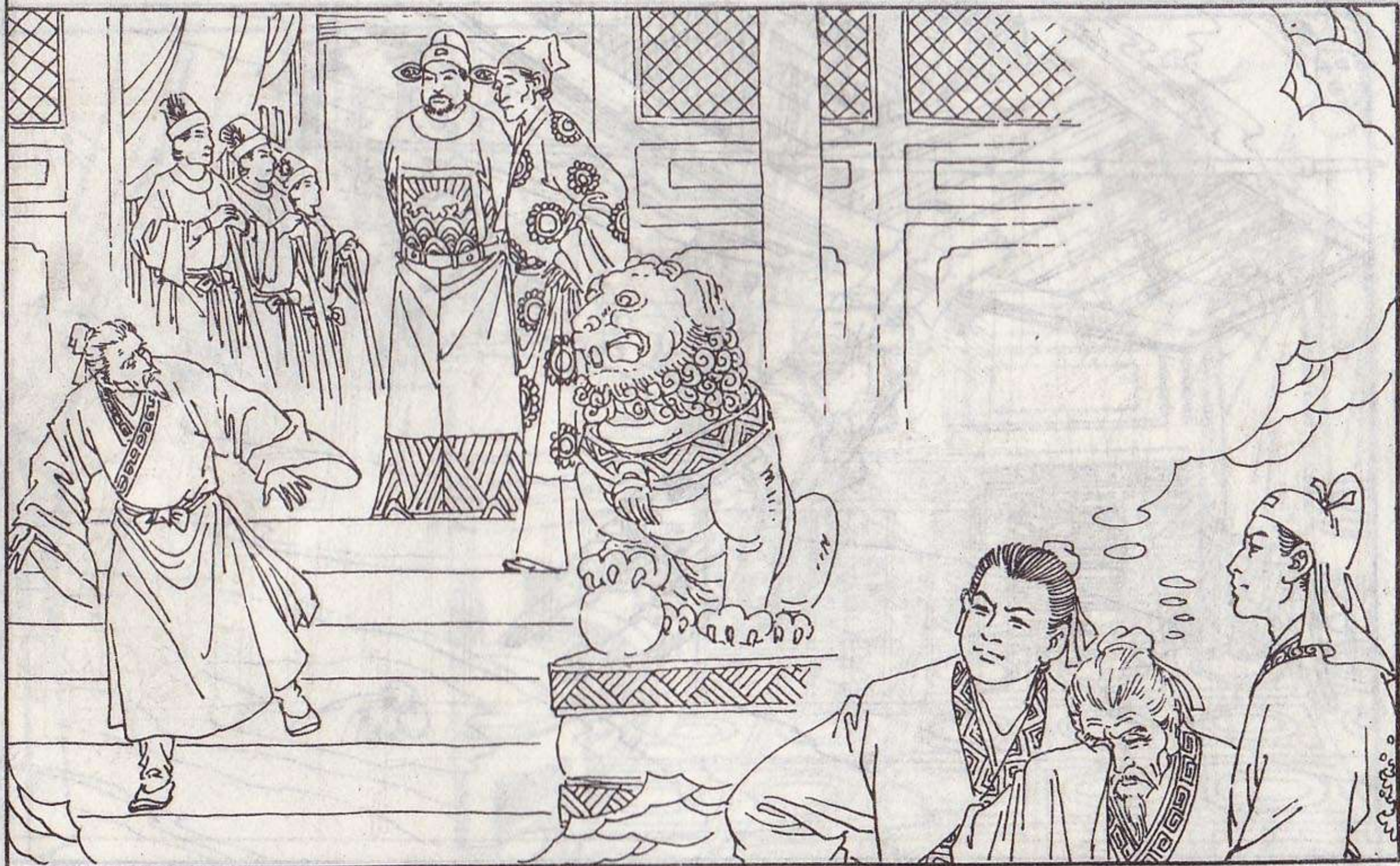
221. 南侠展昭乘府衙暂闲，请假回乡祭祖，又去观赏西湖风光。刚到断桥亭，只见那边有一老者跳水自杀。



222. 这时，从一只飞驶而来的渔舟上，跃下一个少年渔郎，救起了老人。展昭赶到堤上时，那老人一边吐水，一边埋怨少年不该救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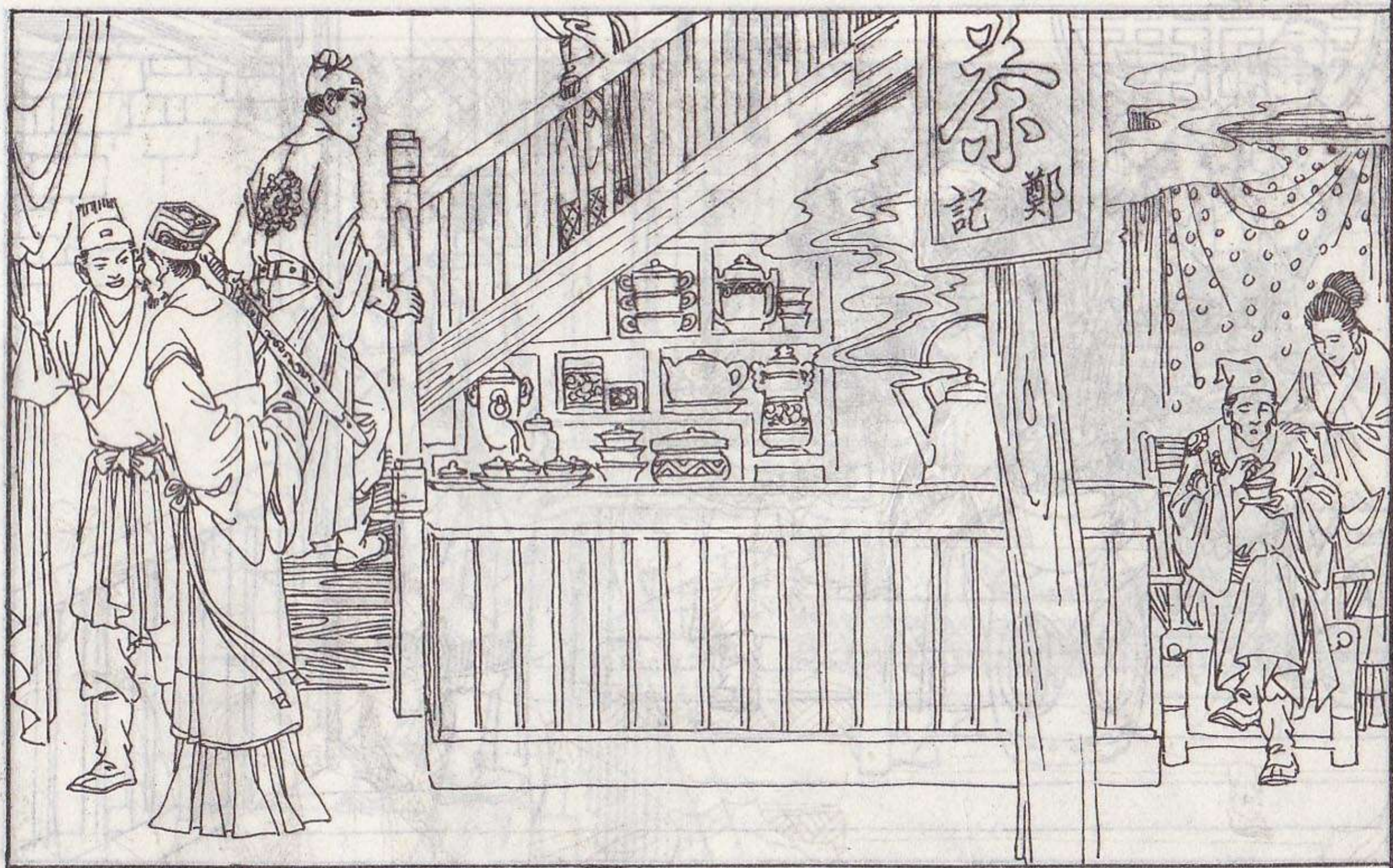
223. 展昭问那老人为何要寻死。老人说，他叫周增，开了个茶楼，三年前一个风雪夜，救活了门外一个流浪汉郑新，见他能写会算，就招赘入门，后来女儿死了，郑新另娶妻子，便将茶楼改为郑家茶楼。



224. 老汉和他论理，他反说老汉讹诈他，告到县衙，使通钱财，将老汉打了一顿。老汉一时想不开，就寻了短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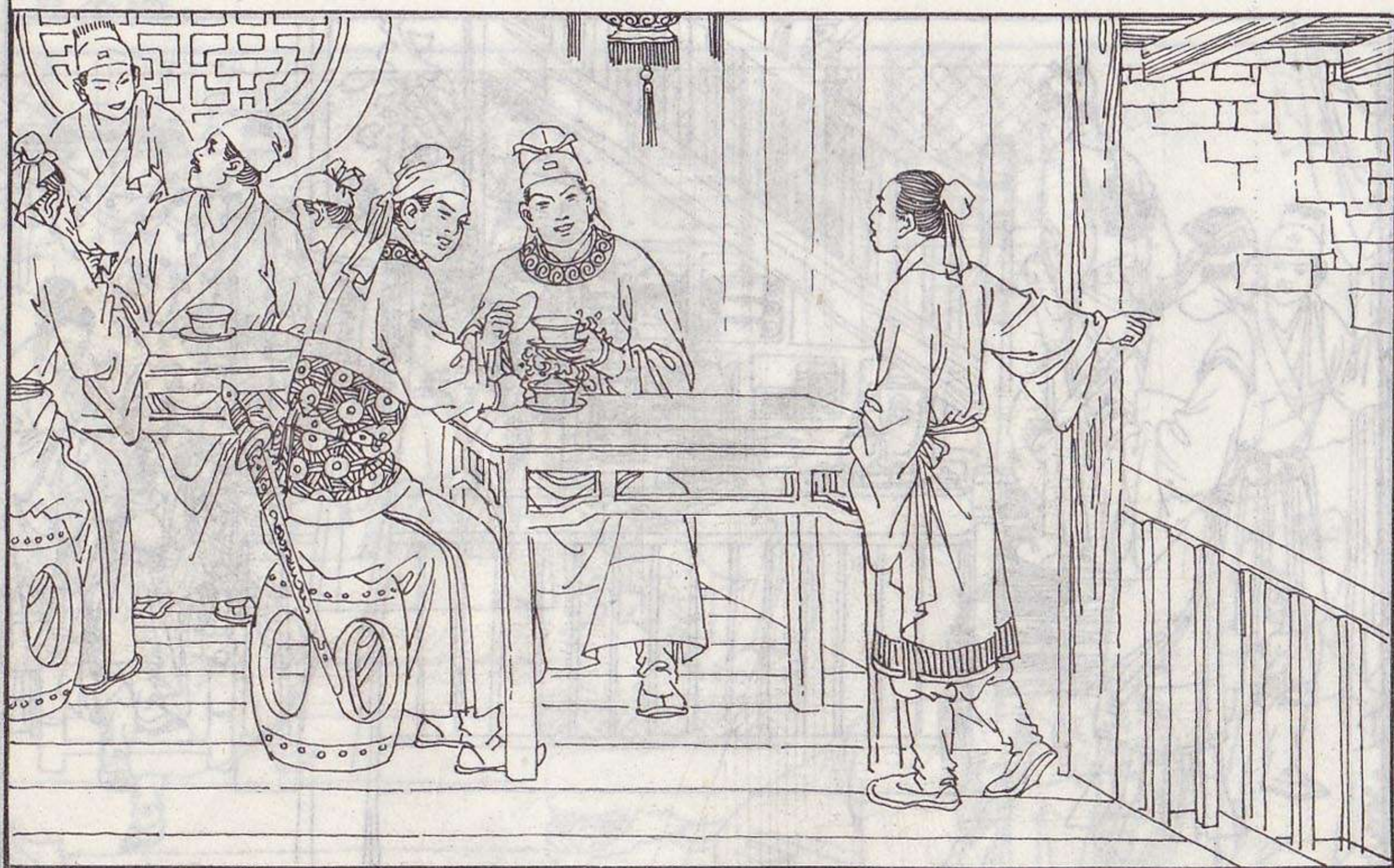
225. 渔郎笑道：“不如我助你几百两银子，另开个茶楼气气他！”
展昭暗暗佩服这渔郎仗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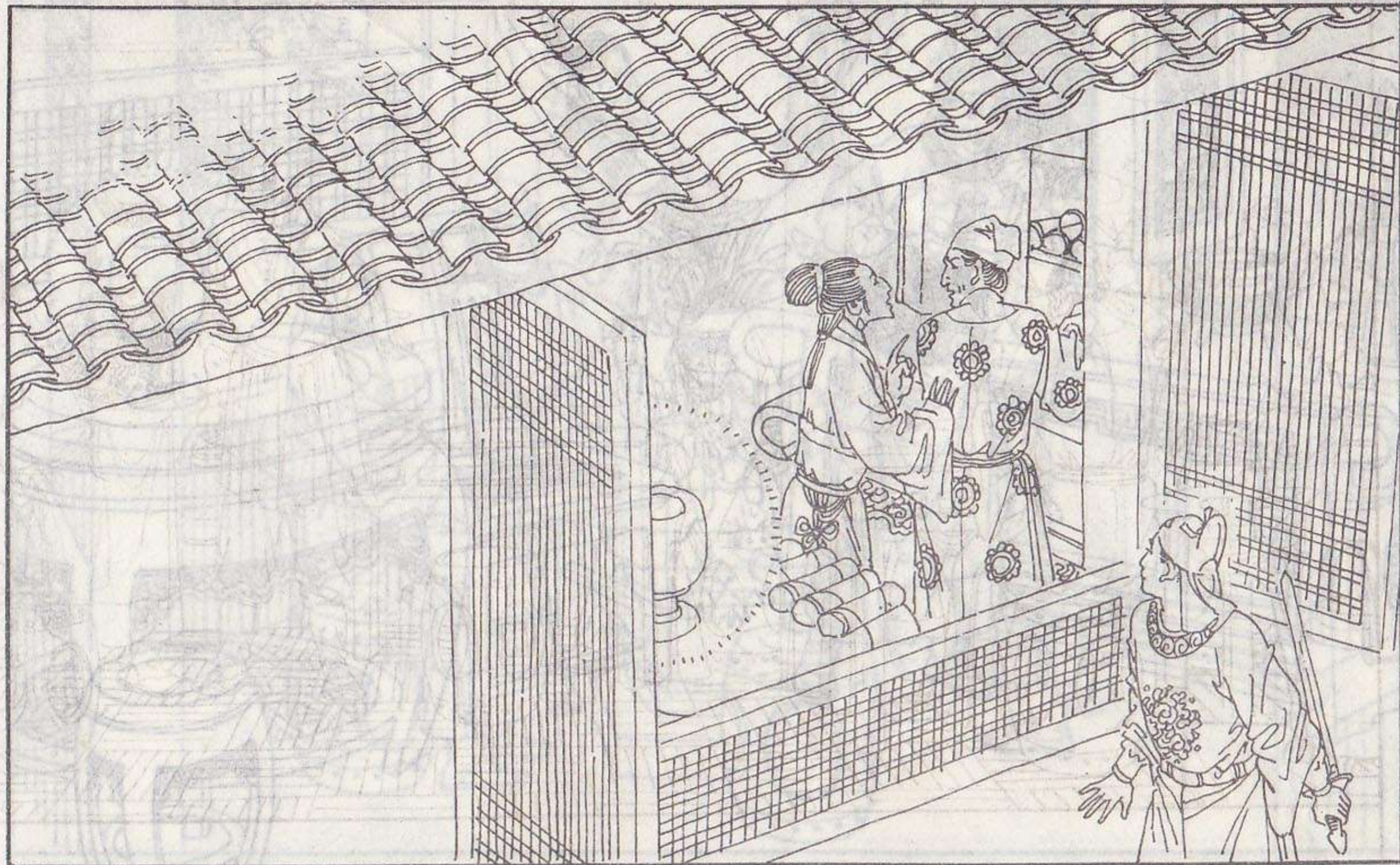
226. 展昭辞别渔郎和老人,便到了郑家茶楼。见柜堂竹椅上躺个形容猥琐的人,心想这怕就是郑新了。便登楼喊茶博士上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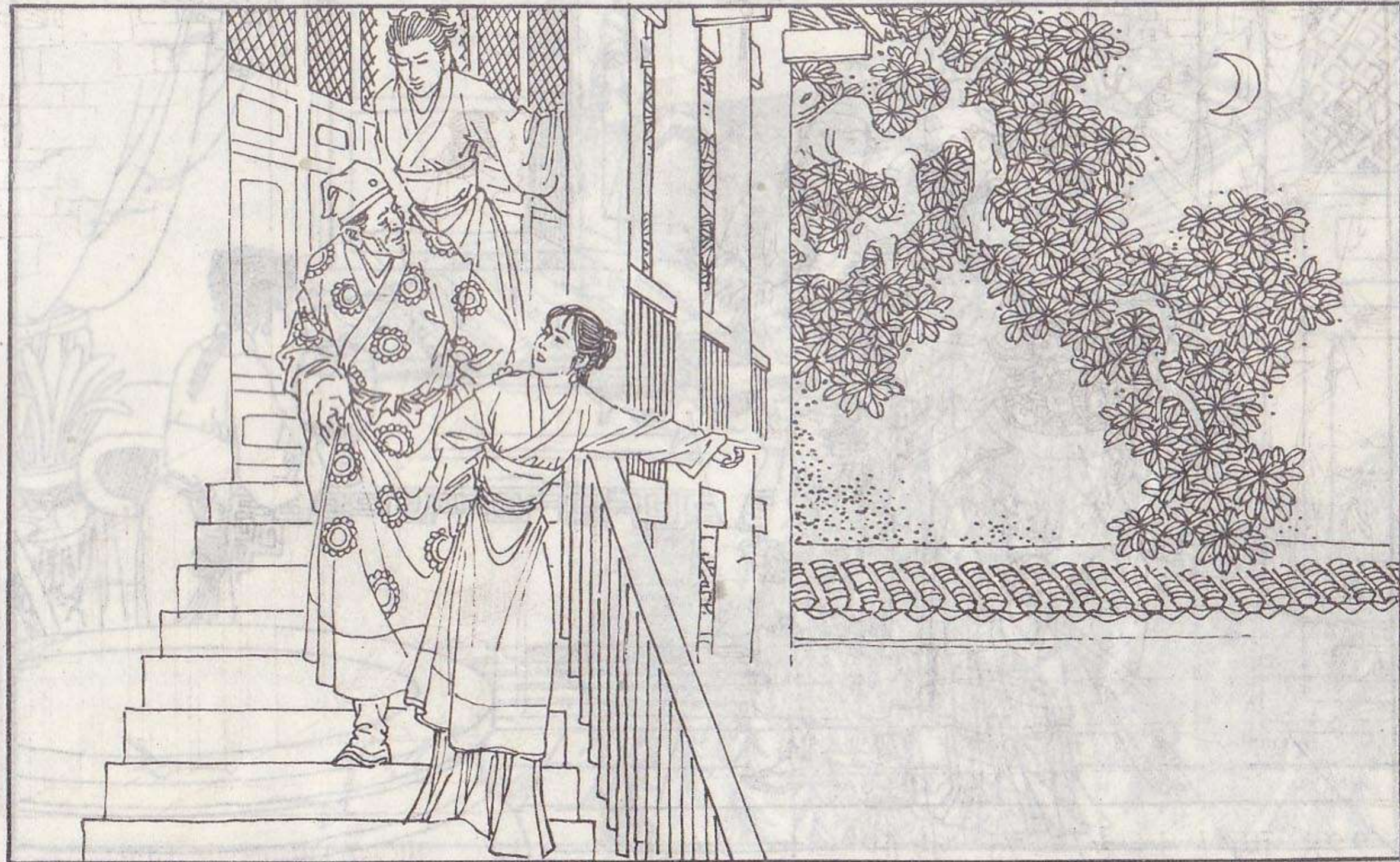
227. 展昭和茶博士搭讪一阵，点碗雨前茶来喝着。又上来个武士，也是问展昭问过的话，也是点碗雨前茶。展昭好生奇怪，细看正是救周老汉的渔郎。



228. 两人目光一对，彼此一笑，坐到了一起。那渔郎原来是松江府茱花村的丁兆蕙。展昭惊问：“莫非令兄名兆兰，人称双侠丁二官人么？”两人正互道景仰，来了个小童，催丁兆蕙回去，说是大爷有事商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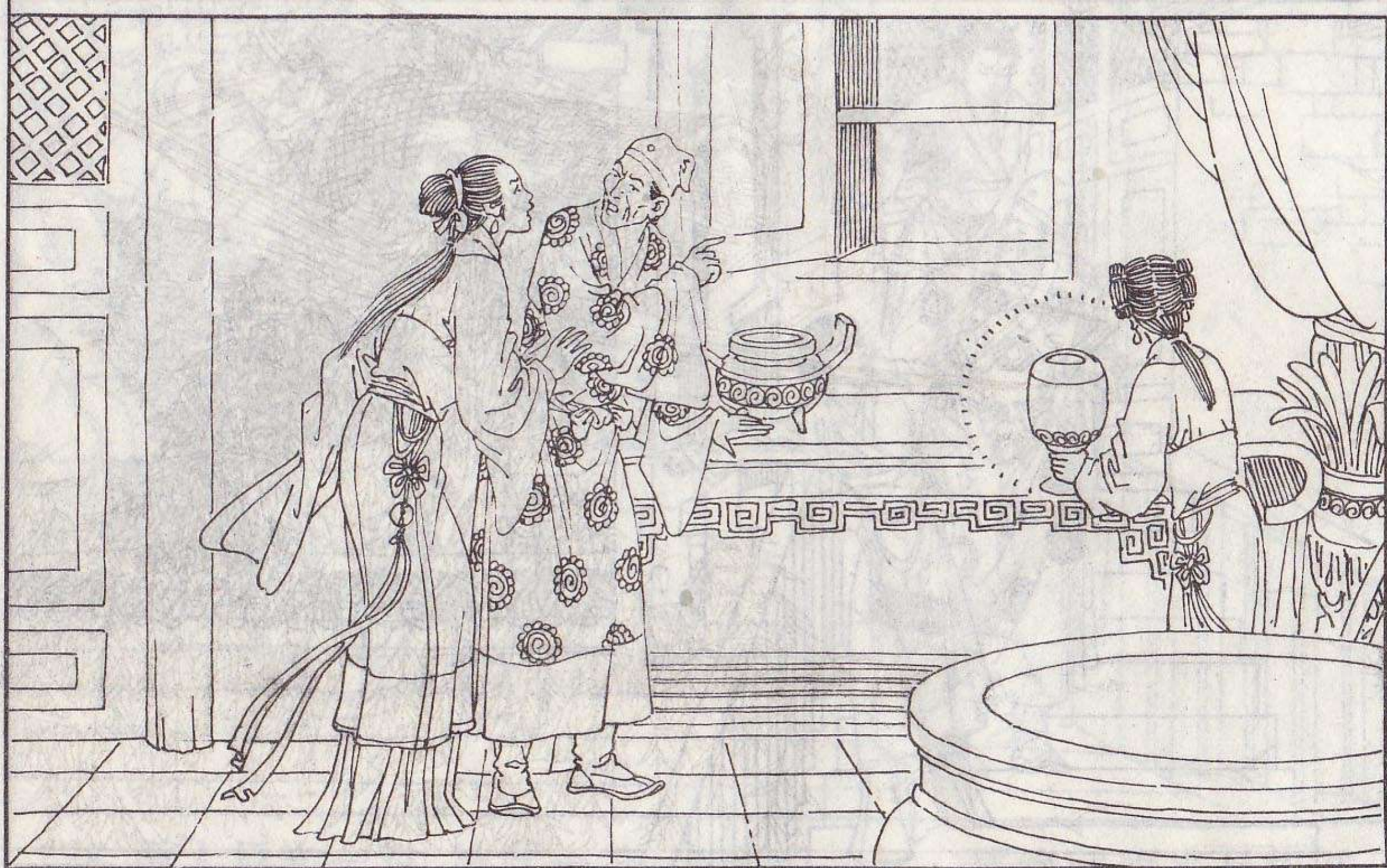
229. 丁兆蕙走后，展昭待夜深人静潜入郑家，见郑新将八封银子藏入个假门后的隔子里。郑新的续房正说着如何对付周老汉，郑新却说：“把老头闹到这地步，我很对不起死去的妻子！”



230. 那妇人听了放起泼来，正在闹时，忽听丫环惊叫楼下有火苗乱滚。妇人立即止泼，说：“快下去看看，是不是老东西埋的财物放光了！”俩口子跟着下楼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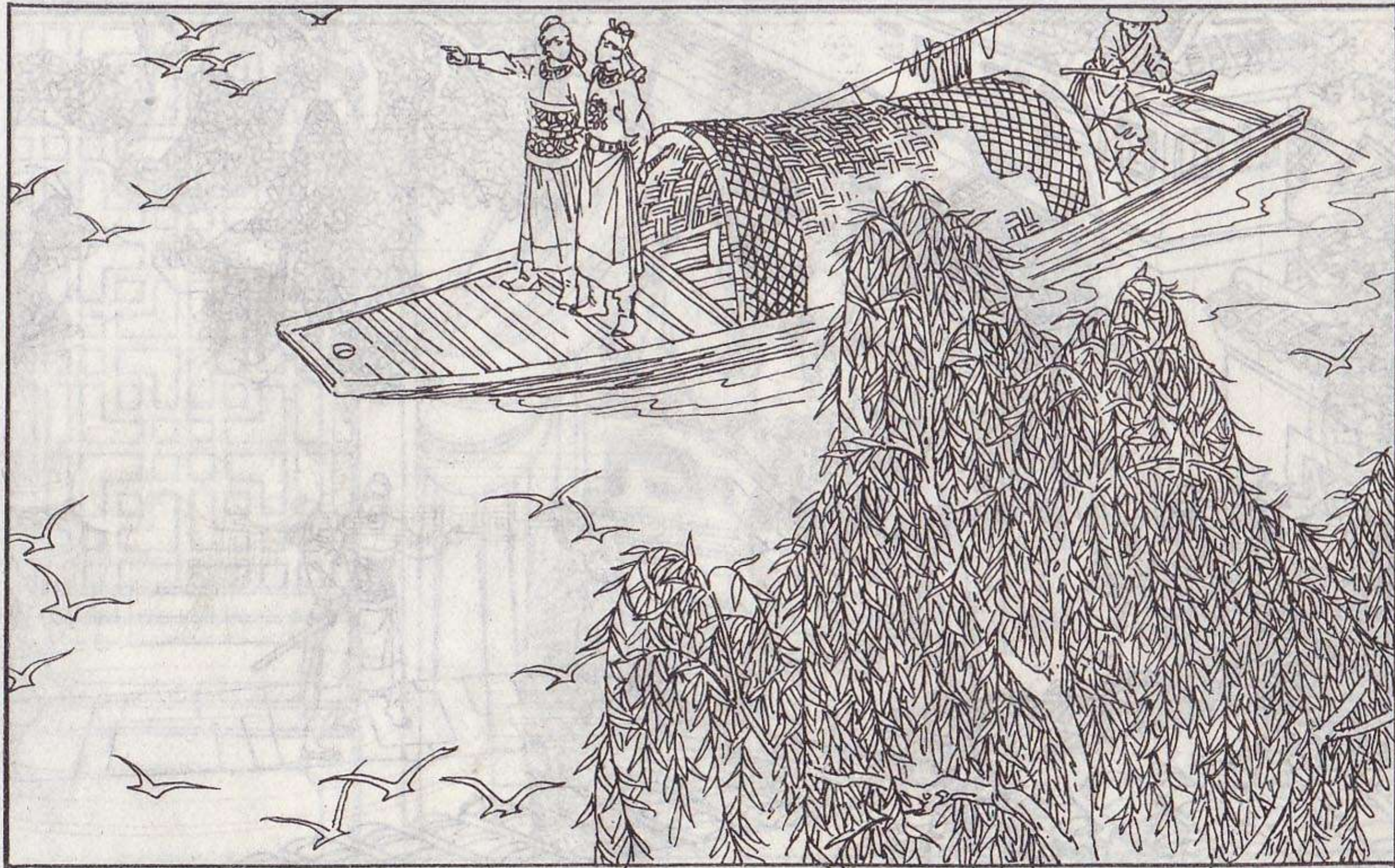
231. 展昭正待撬窗进屋取银，却见室内灯光一闪，那渔郎正在取银子呢，只见他一连取出九封。展昭心想：“为何多出一封呢？”



232. 这时，郑新夫妇又上楼来。展昭正为丁兆蕙担心，只见烛光一黑，郑新惊问：“怎么楼上灯也灭了？”待他取烛上楼后，才发现格子门大开，银子全不见了，连旧存的一包二十两也没影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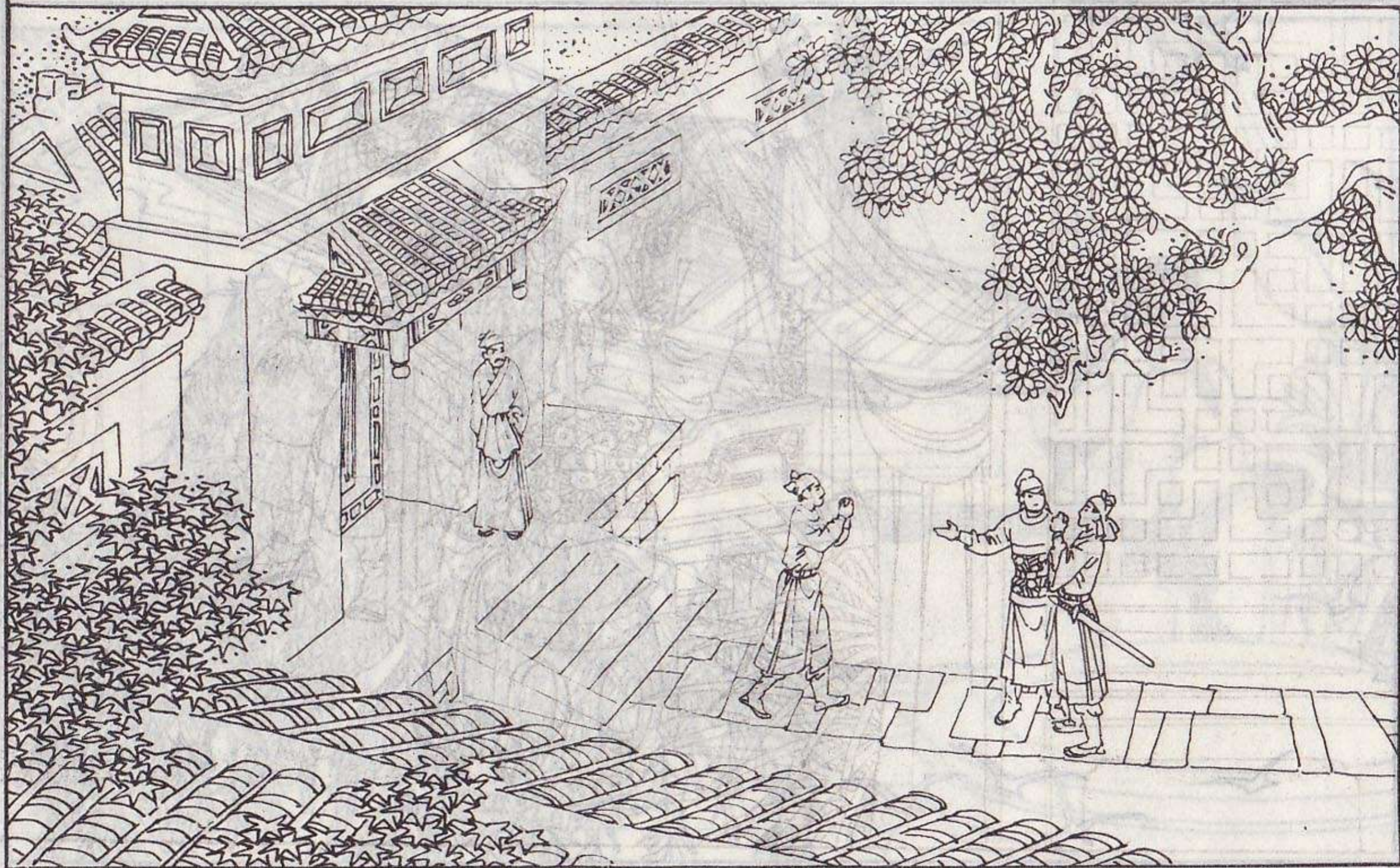
233. 次日午时，在断桥亭上，丁兆蕙将那换了封皮的九包银子都给了老头，并说明这四百二十两银子既不收回，也不取息，还将自己的仆人留下给老人做帮手。老人千恩万谢地拜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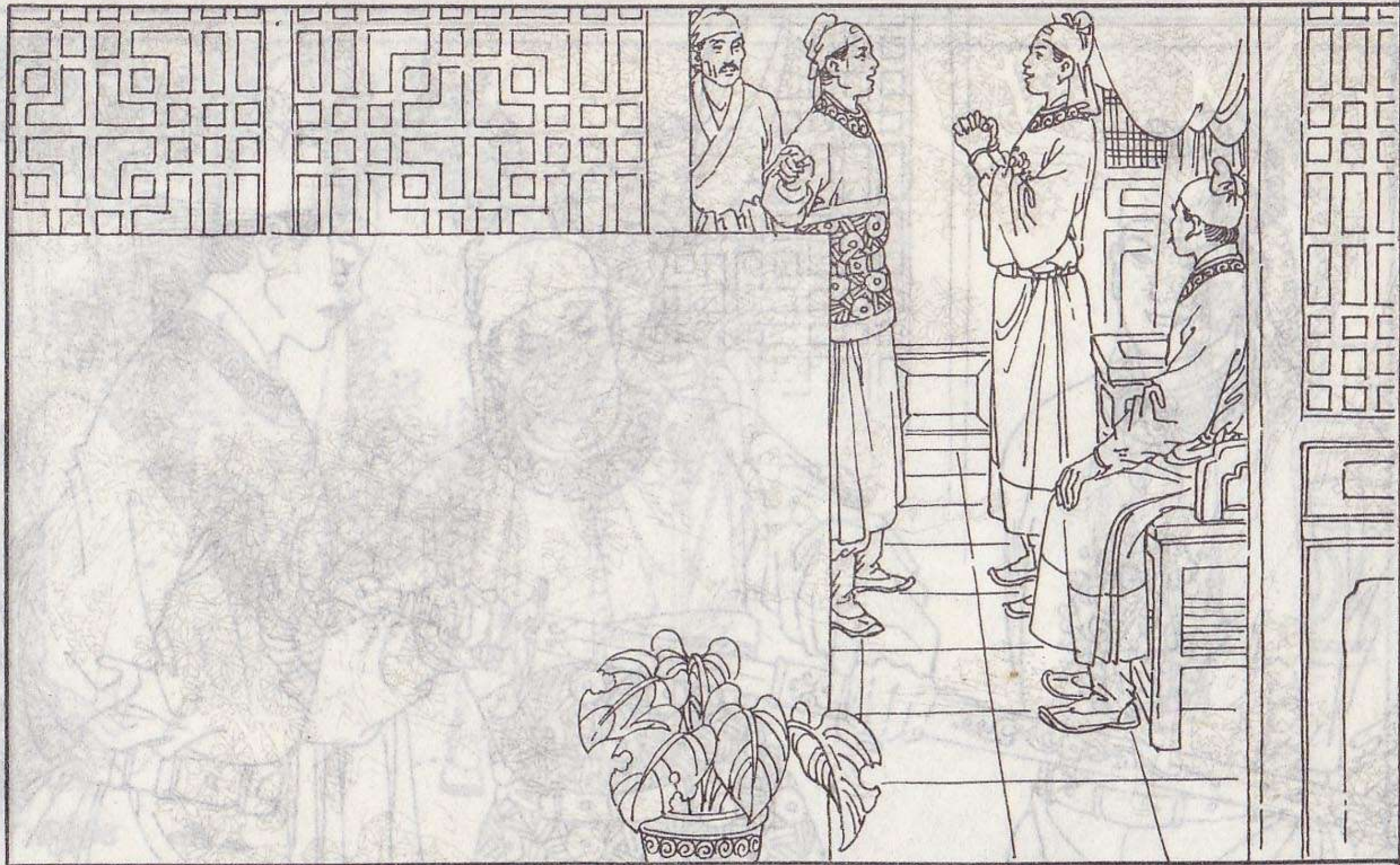
234. 老人走后，丁兆蕙代兄长竭诚相邀展昭，展昭爽快地答应了。展昭很少乘舟，今日饱览水上风光，不觉神清气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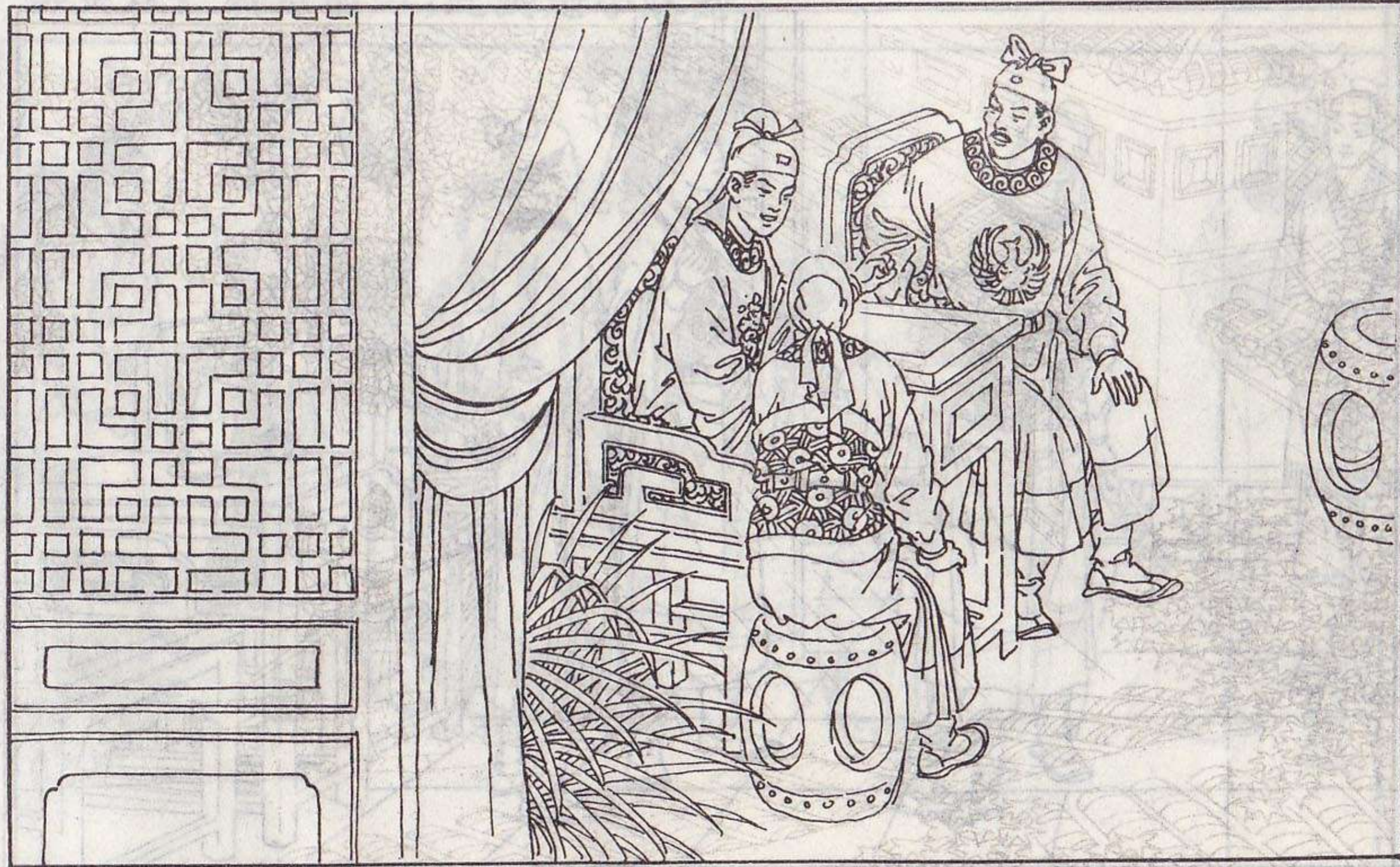
235. 弃船上岸后，只见路旁每对树下，各有两个壮汉，丁兆蕙解释说：“这是为防止渔船械斗伤人，按十船一个小头目请来站班的头目们。江中芦花荡这边，都归我弟兄管，由我弟兄定行市开秤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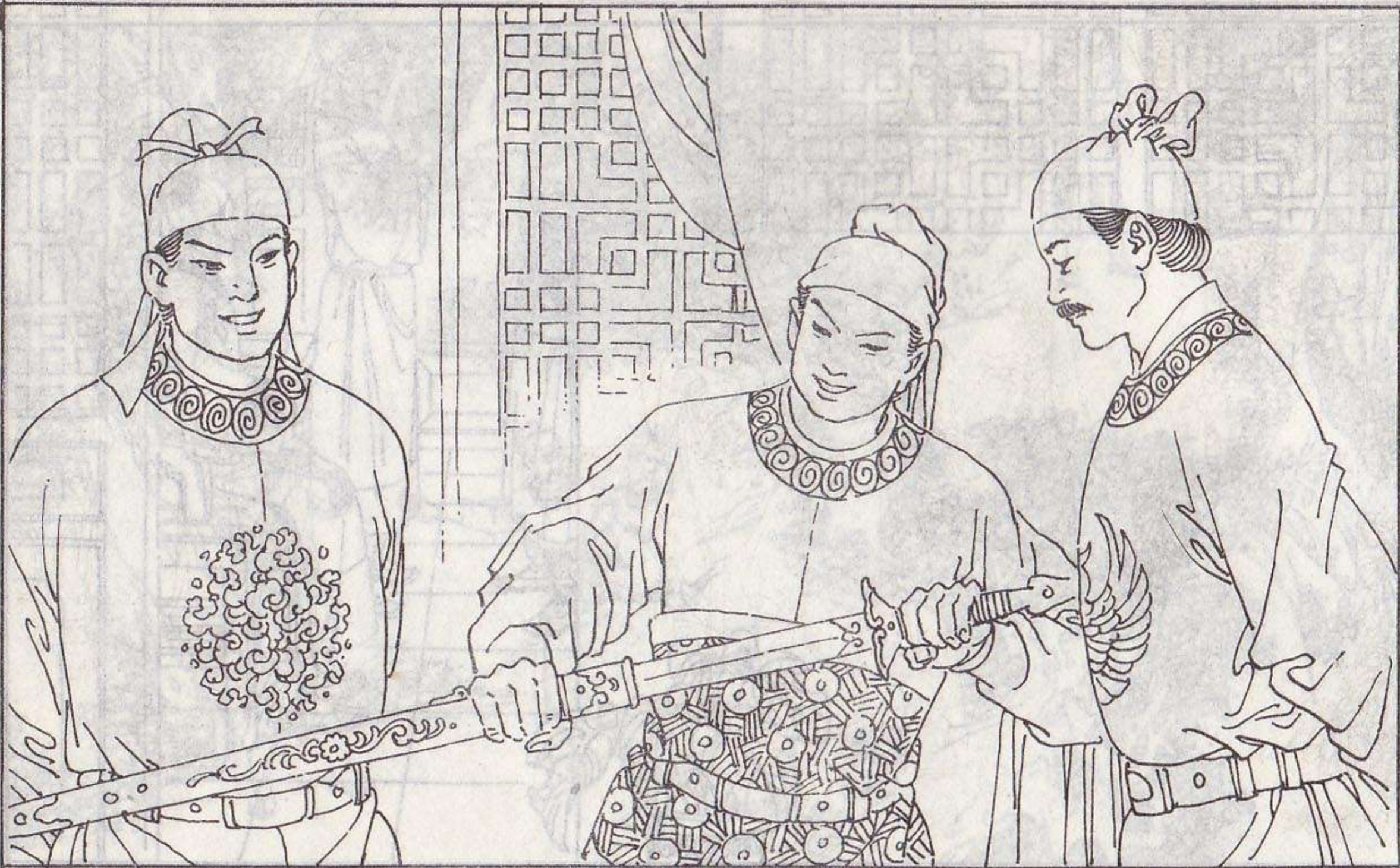
236. 展昭听了点头，又走近一片青石鱼鳞路，才到庄门。只见那降阶相迎的人，竟跟丁兆蕙一模一样，原来他就是比兆蕙早生一个时辰的孪生兄长丁兆兰。



237. 展昭是个细心人，知道初到朋友家，不宜佩剑。加之丁家有老母，更不宜携剑。他摘下宝剑，递给身旁的丁家僮仆。入厅歇息后，丁兆蕙进内厅传话说：“家母让展兄先歇歇，少时还要见面呢！”展昭忙起身致谢。



238. 想不到丁兆蕙到了自己家里，竟变成了淘气顽童一般，一会儿缠住展昭问救包公的经过，一会儿又问耀武楼试艺的事，一会儿又问展昭要看宝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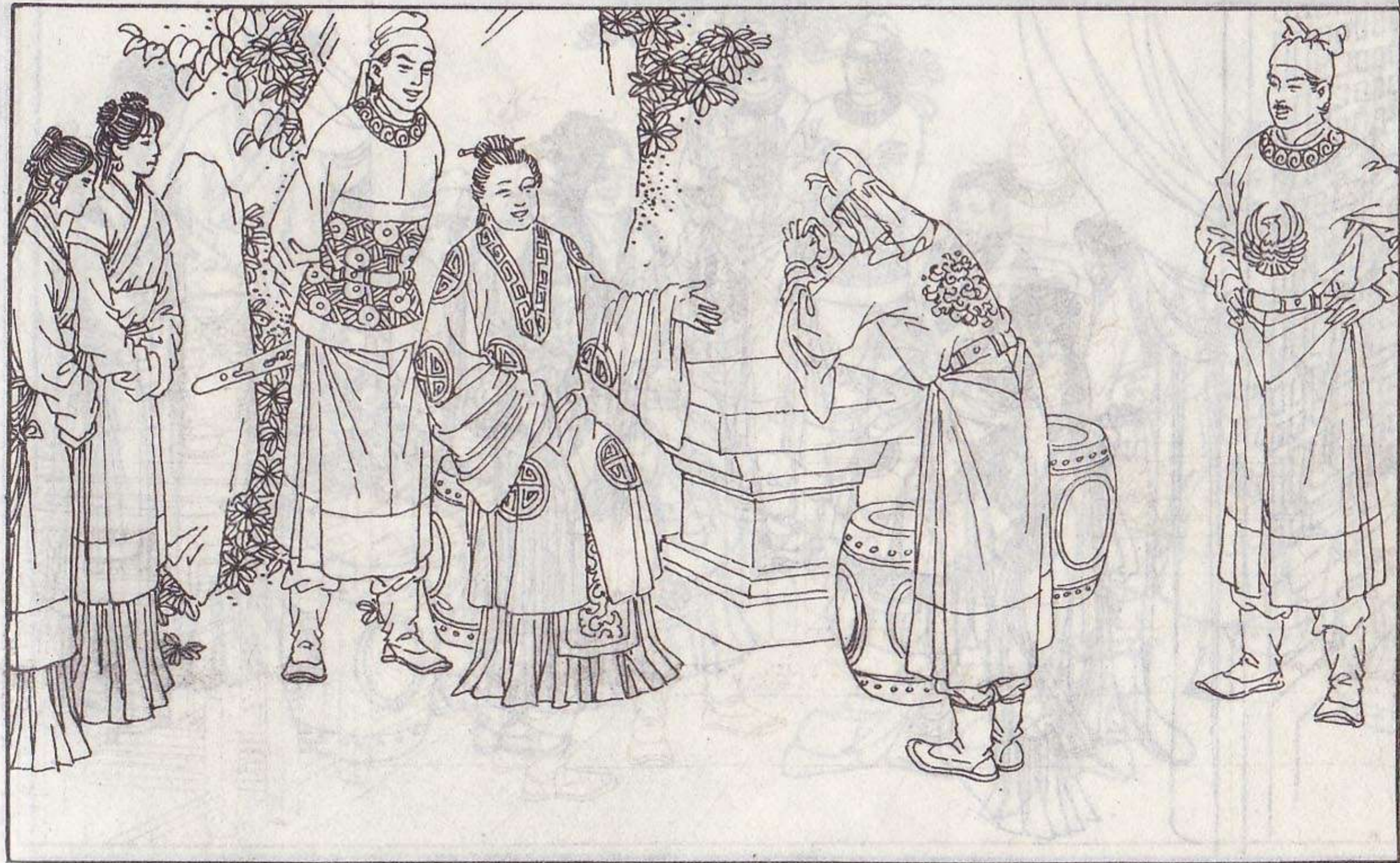
239. 展昭心想，这淘气鬼嘻笑了我半天，我何不也试试他眼力，便说：“劣兄宝剑是先父遗物，却不知名色，倒要向贤弟请教。”丁兆惠想，这是难我来了，便回答说：“据小弟看，像是巨阙宝剑。”展昭点点头。



240. 丁兆蕙也要僮仆从里屋捧出宝剑，递给展昭说：“展兄，这也是先父遗物，想请教是何名色？”展昭接过，弹了弹，掂了掂说：“好像是湛卢名剑。”兆蕙说：“是了。请大哥试舞一回何如？”



241. 展昭舞过，丁兆蕙问：“吃力么？”展昭便不悦了：“比劣兄的剑轻多了。”丁兆蕙笑了：“轻剑便是轻人，只怕此剑的主儿展兄惹不起啊！”一语把展昭激怒，说：“管他是谁我都不怕。”兆蕙笑得更欢：“展哥悄声，此剑是小妹的。”



242. 展昭看兆蕙一眼，便不言语了。这时丁母出来，细细端详展昭，开口便以贤侄相称。原来，丁兆蕙早与母亲约定，如果母亲相中了展昭，愿招为婿，便称为贤侄，否则便以贵客相称。展昭哪知这些内情。



243. 兆蕙明白，婚姻大事还得妹妹同意，便进房去找着妹子丁月华，有意激她说：“哥哥新交的南侠，人品武艺没得说，只是才高必狂，他竟将你的湛卢剑贬的一文不值，还说什么将门未必就有虎女呢！”



244. 丁月华禁不住激将法，竟满面怒容地来到前厅，要与展昭比剑。展昭推辞不过，只得与小姐比试起来。



欲知后事如何

且听下回分解

天星制作

未经许可请勿转载